

書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十八

棠九

宋張君房輯

明張萱訂

道教靈驗記

尊像見

木文天尊見像驗

木文天尊者開元七年蜀州新津縣新興尼寺四月八日設大齋聚食之次有一道流後至就衆中坐衆人輕侮之不與設齋齋畢道流起入佛殿中良久不



出人皆異之爭入殿尋求無復蹤跡忽見道流隱形在殿柱中隱隱分明以刀斧削之益加精好其像於殿柱中自然而見高三尺五寸以來雲冠霞衣左手執手鑪右手炷香於烟上冠中有鳥如鴛鴦形足下方頭履履下蓮花花後荷葉上有神龜之形左肘後有雲片連焰光中有青龍之首右肩之前有虎形廻顧於左此外周身光焰如太一天尊肩背鬚髮細於圖畫目外繞身有雲葉天花一十二處頭光之上有大花如蓋以廕其身長史張敬忠具以上聞勅內官

林昭隱就川迎取像柱令作寶輿好好立安至京進於內殿上躬親禮謁三日大齋訖令衛尉寺於東明觀陳設宣送天尊就觀安置大開道場許臣庶瞻禮仍令兩街大宮觀每處作道場七日是時僧等上表抗論云寺中示現必是維摩詰之像非關道門所有上令宣示曰朕觀像柱之異是天尊之冠非維摩詰巾也僧等既慙於妄奏乃雇有力之士使於東明觀道場中竊之既供養數日人心怠倦力士夜於道場中抱取像柱以絹繩繫縛負之而出觀院之外歷街



坊極遠約十餘坊力疲而坐歇須臾既曉只在道場之前衆遂擒之訊其所以乃西明寺僧召募三十人令其竊取像柱其事密奏明皇不令尋究收像柱於大內其後搨寫絹本宣賜諸道及宰臣焉

漢州什邡縣水浮鐵像天尊驗

漢州什邡縣鐵像天尊高丈二三俗謂之烏金像元在金堂峽中崖壁之下大水石摧像仍露現或浮於水上出五六尺其側卽昌利化也道衆焚香備幡花迎引尋却沉隱不見稍晴又泛泛而出昌利二迎之

皆不可致明年夏大水泛濫乃泝流至什邡縣興道觀後水脉甚小不知其所來之由邑人迎引上岸初只百人引拽已及平地欲置於大殿之中數百人挽之竟不能動因立講堂以蓋之至今頻經亂離雖堂宇盡焚此像不損

青城丈人真君賜錢驗鐵像驗附

青城山丈人觀真君像冠蓋天之冠著朱光之袍佩三亭之印以主五嶽威制萬神開元中明皇感夢乃夾紵製像送於山中自天國祠宇移觀於今所蓋取



春秋祭山去縣稍近以天國太深故也數十年金冠之色宛如新製有村人無知以賦稅所迫徵促鞭箠一夕走投觀中齋三數錢神香於真君燒香告以官稅所切累遭杖責乞真君頭冠賣以充稅因睡忽夢見真君謂之曰我頭上冠非是純金乃金薄耳賣無所直汝或得金亦爲官中所責損汝性命其禍不小山門廟前有十千錢碑傍木葉下可以取之官稅之外資汝家產此人禮敬致謝出山得錢租稅既畢家亦漸富自是每月送香油觀中至今真君頭冠低俯

向前傳云今此人看驗冠非純金所以然矣雲頂山鐵像天尊高三四尺亦是則天朝濠陽匠人廖元立所鑄其山本是仙居觀有兩處洞門及盧照璘碑近無道士住持爲僧徒所奪爲寺碑及洞穴亦已掩蔽摧損唯天尊一軀每有僧徒創意欲毀之立有禍患捶擊不壞鎚鍛不傷僧徒託言山神有靈掩閉天尊之驗遠近莫能知之廖元立初鑄天尊之時有些紫雲如城其上吐五色以捧於目衆共瞻禮忽有靈鶴數隻引一大鳥翼廣丈餘通身赤色其形如鳳衆鶴繞



鑪盤旋嘹唳相應大鳥飛勢迅疾徑入鑪中衆方驚異卽有火焰高三五十丈其聲如雷灑迤屬天迸散流溢直遍山上衆人奔駭但聞異香之氣彌日方歇旣鑄成天尊儀相竒妙四方禱請立蒙祐靈驗如此豈常凡之意可以毀傷哉

金州洵陽縣望仙觀天尊理訟驗

金州洵陽縣望仙觀天尊古跡所造極多靈應縣境之人有論訟難理之事公私攘竊之徒但焚香披陳卽有響答有隱情誣蔽者卽夜有神人詣門喚之遽

令對會被喚者見宮闕官署在大殿之後別有樓閣十餘間兩廊下列曹吏鞠勘一如人間官府矣故有匿情狡蠹朋黨姦惡者亦具送於獄中送獄者於此卽死對會者但具情狀卽復放還由是境內畏威各洗心改過而爲善矣其邑中失走猫犬巨細論訟陳狀於殿壁之上動盈百幅矣至今常然

張仁表念太一救苦天尊驗

左街道士張仁表辯博多才應內殿講論逗機響答抗敵折衝莫能當之也而所履浮誕未嘗有由衷之



清真齋集卷之八  
言及於儕友險躁詭妄人多薄之因疾作逾月醫不能効夢爲司命所攝步卒騎吏就所居以捕之亦如世上之擒寇捕姦爾竄匿無所縻束將去歷荒徑曠原皆荆棘之地牽頓昇曳其速如飛衣呈叢刺肉碎芒棘若不可堪行可三十餘里遙見黑城上有烟焰漸近視之乃鐵城也擁關衛門守陴抗敵皆獸頭人身辯蛇臂蛇之士或四口八目或十臂九頭齒若霜雪牙如鋒劍真世之所畫地獄狀也入門則珠宮瓊堂玉樓金殿非常目所覩頓異於冥關之中行四五

里一無所覩徐問所驅捕者此何處也與門外所見不同或荅曰此太一天尊宮爾過此方到本司仁表聞太一之名忽記得平常講說之處多勸人念太一救苦天尊今此乃天尊之宮何可不念卽高聲念太一救苦天尊十餘聲牽頓者皆笑曰臨渴穿井事同噬臍胡可得也旣聞衆笑不阻其念更唱十餘聲其調哀楚其音悲切亦淚下沾衣如是忽有赤光照其左右牽頓者一時捨去獨在光明之中顧眄四方卽山川明媚雲物閒暇頃之天尊與侍從千餘人現其



前矣仁表禮謁悲咽叩搏稽顙述平生之過願乞懺  
悔天尊坐五色蓮花之座垂足二小蓮花中其下有  
五色獅子九頭共捧其座口吐火焰繞天尊之身於  
火焰中別有九色神光周身及頂光焰鋒鋦外射如  
千萬鎗劔之形覆七寶之蓋後有騫木寶花照耀八  
極真人力士金剛神王玉女玉童充塞侍衛陰陽太  
一四十六神自領隊從亦侍左右雲車羽蓋遍滿空  
中天尊謂仁表曰人之在生大慎三業十惡三業之  
中口過尤甚一人妄說萬人妄行妄說之人首當其

罪汝之二三業罪無不爲吾不救護永淪幽苦汝壽命  
已盡不當復還今赦汝七年誘化於世以吾此像廣  
示於人開引進之門爲趣善之要勉宜行之即使童  
子引還疾已瘳矣數日後以已之財帛於肅明觀畫  
天尊之像東洛關外畿輔之間傳寫其本遍令開悟  
仁表因出城於春明門外見蒿棘之中如曾行之處  
視棘刺之末有所罅掛衣綿紫纓及棘上微有血痕  
果是所追之夕經行其路七年而終

李邵畫太一天尊驗



李邵者爲葭萌縣令云其妻亡已八九年素不在京  
國忽因參選入京就於三洞觀側客院之中偶見其  
家亡婢自隣居而出熟視之果其婢小玉也以名呼  
之歛衽而至問其故卽云某隨娘子在此已歲餘矣  
暫出買物逡巡卽回回卽與報娘子矣邵待之食頃  
方至買果實茶餅之屬奔馳還家良久延邵相見所  
居兩間自有庭除少許旣見叙存沒之事或泣或悲  
而頻令小玉看時節又之小玉報云來矣顏色慘悴  
語聲哽咽揖邵請去邵未出門有一少年張蓋而入

邵忽遽避之小玉卽引於簾後且立其妻出迎少年  
拜亦不顧擲蓋於地化爲大鑊永滿火起烟焰蓬勃  
少時卽沸少年去大帽卽牛頭神人也持义立於鑊  
前以义其妻拋於鑊中號叫痛楚不久卽爛骨肉分  
張尋亦火滅以义挑其骨排於庭中張蓋而去其妻  
身亦復舊蘓而徐起泣謂邵曰平生罪業合受三年  
今已一年餘矣每日如此痛苦難言邵見其變化苦  
楚亦深悲歎問妻曰今旣相見所須何物莫要作功  
德救拔否妻曰適令小玉相邀全無功德相託爾此



處隣里有受苦者畫太一天尊一身便得免罪知之  
數月無託人處今得君來將有離苦之望矣邵卽於  
三洞觀中訪太一天尊之像殿上有古本剝落厚以  
金帛召工畫之亦就觀設齋表祝只三日內事事周  
畢躬自檢校無暇到妻所居功德既了方得往報見  
其所止已空屋爾留託隣母深荷太一功德已得解  
脫往生矣昨日辰巳間與小玉俱去也邵每勸人作  
太一天尊像其福報可以立待矣

楊師謨修觀享壽驗

合州慶林觀多年摧朽殿宇不修穿漏尤甚雨滴太  
上尊容刺史楊師謨夢太上示現而左目有淚痕乃  
巡謁諸觀朝禮功德至慶林方驗尊像左目前漏滴  
之痕宛若垂淚因刻薙荒蕪恢張制度創兩殿二樓  
裏門邃宇壯麗華盛冠絕一時旣畢復夢太上謂之  
日子以崇尊之功上簡玄府當流化十郡矣其後師  
謨果與符竹日深渥恩凡一十一郡享壽九十焉

年

呂細修觀仙人來往驗



益州唐隆縣大通觀晉義熙元年乙巳置周末摧殘  
僅存基址武德中邑人呂細因過其地遇一道士乘  
青驢自天而下於觀基之內盤迴指畫良久昇天呂  
細與范仲良同受其教即日共出金帛特造觀宇有  
紫微閣高八十餘尺尤爲宏壯太尉南康王章臯再  
加修飾其側有市城觀在縣西南八里有石像天尊  
一十三身高一丈三尺每至齋月吉辰鐘或自鳴夜  
有神燈晝有仙人來往遠近共知焉

黑髭老君召代宗遊十洲三島驗

黑髭老君在京左街務本坊光天觀東聖祖院夾紵  
所作功用精能相好周圓常作所不可及日月肉隆  
起身長丈五六餘左右侍立玉童玉女十二人真人  
八身金剛力士神王各四身兩壁畫金甲神王各八  
人天樂一部老君黑髭山水帔黃金九鳳冠凭機而  
坐帳幄嚴備不知所置年月亦不知所製之由代宗  
皇帝常夢爲二青童所召混元聖祖命皇帝從遊四  
海之外夢中隨二童至老君所帝著絳紗衣平天冠  
執圭立於老君之後遊十洲三島六合四方海嶽山



川無不備到歷歷記之隊從儀衛一無遺忘既覺命  
畫工圖之宣示京師求訪其像於光天觀所驗部仗  
人物與所夢同焉勅塑御容乘五色雲立從老君之  
後選高德道士七人焚修住持內庫及度支別給服  
用齋厨刻石以紀其瑞焉

玉局化玉像老君應夢驗

玉局化玉像老君天寶中觀前江內往往夜中有光  
從水而出高七八尺上赤下白其末如烟衆人瞻之  
以爲有寶器之物撈攬求訪又無所見明皇幸蜀夢

有聖祖真容在江水之內果有人見神光於光處得  
玉像老君以進高餘一尺天姿瑩潔其相圓明殆非  
人工所製駕迴留鎮大清宫其光見處號爲聖容垣  
亦是玉女垣金沙泉古跡連接矣玉像老君自近年  
以來不知所在

自然石文老君降雨驗

閬州石壁自然石文老君像中書舍人高元裕責授  
閬州刺史是歲大旱元裕禱祈山川祠廟無不周詣  
忽於玉臺觀前瞻望山東叢林之上見有異氣披捧



徑往果有嵌竇懸泉在峭巖之曲喬木之下有石壁  
竒文自然老君之狀前有玉童哀袖捧爐雙髻高竦  
後有神王之形恭若聽命元裕焚香叩祈以崇葺爲  
請雨還未及州甘雨大霑聯綿兩夕遠近告足乃剪  
薙蕪翳創爲齋宮立碑以紀其事於懸泉之下堰爲  
方塘引水注爲流杯小池植花木松竹遽成勝賞光  
啟年大駕還京光庭奏置玄元觀寵詔褒允至今郡  
中水旱祈祝靈驗益彰矣

賴處士預言老君降生作幼主驗

賴處士者江湖人也在楊公玄默門館爲客十餘年  
矣不知其道術所習楊公每盡禮敬之若師友焉多  
在宅內少有見者楊公時爲左軍有小判官數人有  
王有梁王則辯博聰明人多致敬必謂其有非常之  
位也梁王則謙默謹靜慎重寡言人多踈之必謂其不  
肖也唯主懋軍將成君常與梁稍狎賴處士忽於宅  
門與成語曰致身之道先須識貴人頗識之乎成曰  
某愚暗何以能辨願山丈教之處士曰梁大夫貴人  
也此後當主樞機重務吾子立身領旄節須在其手



善依託焉王大夫雖聰穎如此壽且不永將歿於他鄉此後宗社不寧天下荒亂兵戈競起祚曆甚危太上老君自降王宮作幼主以扶此難社稷可以存爾梁大夫主機務吾子領藩方皆在幼主之手可自保愛爾吾自此不復留也數日處士辭楊公而去成異其言禮敬於梁交結甚固俄而楊公罷權位王有罪竄於南方死于道路其言愈驗咸通十四年秋梁爲內樞密成爲軍使僖宗卽位三日對軍日色初出微照堦砌聖上起更衣未坐梁公醒然憶悟賴處士之

說因臨堦與成話之左軍韓公頗異其私語詰之再三梁與成以實白之韓以少主初立中外未安聞此言極爲慰喜自是成持節滄州皆如賴處士之說中原紛擾禍亂積年社稷晏安宮城再復駐蹕數年聖德如一僖宗中興之力也

賈湘嚴奉老君驗

賈湘累世好道崇奉香燈隸職計司家頗富瞻然其修奉勤至人所不及有一幅老君像幘持以自隨所至之處雖一日一夕亦設焚香之位應感之効不可



殫述黃巢既陷長安大駕西幸湘攄金帛挈骨肉自東渭橋出道路剽掠之人不知紀極其一家百餘人行李無所驚懼遂於龍角山下葺居避難衣冠及遠近道流皆投其家各與拯給請道流轉道德度人經不啻萬卷有羣賊忽圍其家湘入告老君乃出與語賊投刃於地羅拜其前湘問其故默而不荅拜亦不已湘捨而入門羣賊猶拜唯稱罪過湘哀之持繒帛使人與之慰勉移時稍稍而去一無所取自此外戶不扃人無敢犯或問羣惡有何所見而反拜之曰我

見賈湘常侍左右神兵極多皆長數丈呀口瞪目似欲吞噬不覺亡魂喪膽唯恐不得命耳時既修宮闕車駕將還湘於老君前請進退之兆忽見香爐邊有粟苗其茂上有兩穗如風所動粟穗西指乃破產移家歸京永興里尋其舊第已隳折有小舍一二十間權爲栖止三月駕歸京師方薙草構宇於基址之下得銀六千兩家產益贍五載亂離力未嘗闕乃其嚴奉精專太上垂祐使之然也

沈瑩供養老君驗



吳興沈瑩宿奉至道常供養老君於越州剡縣市中  
有居第時草寇裘甫起自農畝聚集凶徒奔突縣邑  
素無武備官吏奔駭甫因據有縣城詔徵陳許鄭滑  
淮浙徐泗之軍以討之八道天軍圍城以攻之海內  
久無兵戈居人不識征戰師至之日皆潛竄村落瑩  
倉惶鎖其外門而逸士馬旣至瑩誤鎖小童一人在  
舍中却回將開門則營幕施列不敢窺犯而去其後  
或勝或敗兵勢不常市肆半被焚蕪或逆徒所據或  
家軍所收十餘月日方至誅殄罷兵之後瑩所居六

七間局鏑如常籬垣完備及開鏑小童安然問其故  
云門閉之後有一童子青衣年可十二三四云老君令  
與其嬉戲良久引去一大宅內得飲食果實食啗了  
却與童子爲伴遊戲如半日頃聞老君令其添香  
纔炷香了卽聞開門之聲瑩入門時香烟未歇問其  
鬪戰火燭鄰里焚燒驚怕之事一無所聞是則十月  
戰爭比鄰灼爇如同頃刻殊不覺知列肆併焚其家  
獨在非大聖神通之力孰能及於此乎瑩亦自此栖  
心玄門探真慕道將有長徃之志尋離鄉邑莫知所



之只領此童而去

姚鵠修老君殿驗

台州刺史姚鵠因遊天台山天台觀命於講堂後鑿崖伐木創老君殿焉將平基址於巨石下得石函方可三尺發之中有小石函得丹砂三兩玉簡一枚長九寸闊二寸厚五六分上有文曰海水竭台山缺皇家寶祚無休歇具以上聞勅曰上天降祉厚地呈祥爰有白簡之靈書出於玄元之寶殿告國祚延洪之兆示坤珍啟迪之符惟此休徵實爲上瑞宣付史館

頒示萬方乃咸通十三年壬辰之歲也鵠塑老君像而山中土石相渾求訪極難夢青童告之曰殿東丈餘所有土如堊可以用之求而果得塑太上之容侍衛凡八九身土無餘矣旣成天儀粲然睟容伊穆月玄日角若載誕於渦川雙柱三門疑表靈於相野洎潔齋以贊之則景氣融空竒光煒爍似聞笙磬絲竹之音咸以爲休瑞昔桐栢初構天尊之堂有雲五色浮靄其上三井有異雲氣入堂復出者三書於國史以紀符應清河崔尚碑文詳焉此聖祖殿亦自有記



楊開兒奉事老君驗

成都楊開兒父母崇道常奉事老君精懃不怠開兒在軍伍中於金堂把截為敵人擒虜往南山寨中不被傷殺晝夜常念老君願再見父母忽夢老君賜雲一朵令童子引之送於平地童子曰可以歸矣及覺已出山寨因得還家到家之日父母為其作百日齋矣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十八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十九

崇十

宋 張君房輯

明 張 萱訂

道教靈驗記

昭成觀壁畫天師驗

絹畫 驗附

昭成觀壁畫天師歲月既深彩粉昏剝在通廊之下未嘗有香燈之薦頌政坊內居人姓李患疔逾年醫不能愈日以羸瘠待時而已忽夢一道流長八九尺來至其前以大袖布衣拂其面目之上頓覺清涼謂



之曰自此差矣勿復憂也於是醒然疾愈稍能飲食  
洎晚策杖行繞其家不覺為倦但覺所夢道流猶在  
其前遽欲入昭成觀家人慮其困憊亦頗多止之不  
聽入觀於天師真前瞻眎良久曰即所夢也拜禮數  
四乃命夾紵塑人劉處士塑天師真改葺堂宇旦夕  
供養人所祈禱福祥立應其所塑夾紵真於夾紵內  
畫羅隔布肉色縫絳綵為五臟腸胃喉嚨十二結十  
二環與舌本相應臍內填五色香各依五臟兩數當  
心置水銀鏡一一精至與常塑不同其塑中土形移

在天長觀金彩嚴飾亦皆靈驗彭城劉存希天師靈  
驗云自幼以來於唐興觀瞻禮天師發心圖寫供養  
因得絹本出入護持雖祇命遠行奉使南北未嘗一  
日闕香火之薦黃巢犯闕時在內署倉惶之際隨駕  
不及唯捲天師幘捧持而行同伍三十餘人皆為虜  
捉或被殺傷獨於衆中得免將入南山夜深村落行  
次遇避難人偶語而聞妻在其間因得同往洋州大  
巖山深處結草寓居况素無骨肉唯夫婦而已既免  
文離決志林谷不復有名宦之望野麋山鹿往已成



矣山下居人以其口食不多時亦助其糧儲饋其鹽酪此外拾栢子焚香禮敬天師而已无何舊交宋開府入樞務知其在此洋山之中強之使出以朱紱加以品位固辭不獲龜勉從焉又駕出石門因便奔竄投莎城山中自匿數月有軍士搜山谷不得安居夫婦棄繒帛之衣夜行四十餘里出及平陸遙見馬軍十餘騎兩面交至已擒擄行人數輩存希天婦驚恐而立馬軍過其側似若不見中得免後數年奉使西川携天師幘而至余亦傳寫其本存希深山窺谷虎狼之中軍士紛擾白刃之下心常坦然若與數人居憂懼之際隱隱然若侍立在天師之側亦有感降之事祕而不言

陵州天師井填欠數鹽課驗

陵州天師井本傳云天師經行山中有十二玉女來謁天師願奉箕箒天師知其地下陰神也謂之曰汝等何以爲獻將觀汝心厚薄選而納焉玉女各持一玉環徑皆數寸天師曰所獻一般不可併納吾化此十二環令作一環投之入地有得之者卽納之焉遂



合十一二環爲一大環徑餘一尺投於地中隨即深陷  
已成井矣玉女皆脫衣入井以探玉環竟不能得天  
師取其衣藏石匱中玉女至今只在井內今陵州鹽  
井直下五百七十尺透兩重大石方及鹹水每年一  
度淘洗其中須歌唱喧聒然後入井不然必見玉女  
裸居井中見者多所不利井既深不可數入或繩索  
斷損皮囊墜落唯於天師前炷香良久玉女自與掛  
之依舊不失頃年井屬東川有張常侍王其鹽務於  
事稍息鹽課不登欠數千斤交替之後糜留填納未

得解去替人素亦崇道因與虔告天師云張填所欠  
之鹽家資已盡空此留滯益恐困窮於三五日內願  
借神力增加所出爲其填納與張俱拜祈訴懇切自  
每日所煎水數四十五函如常而鹽數羨溢五六日  
內填之果足此後一如舊數無復增減矣十二玉女  
戊亥二人在天唯十人在井所煎鹽至戊亥時亦歇  
天師初以茲地荒梗無人安居山川亦貧不可耕植  
化鹽井以救窮民民聚居井傍戶口日衆遂置州統  
之以天師名故曰陵州天師誓曰我所化井以養貧



民若官奪其利千年外并當陷矣今諸井皆有天師  
玉女之像焉

李瓌夢遇天師告授陵州刺史驗

李瓌咸通中爲王府長史以勲貴之旅不慣食貧居  
閑力闕鬱鬱不得志中夜而寐夢入深山窮谷棧閣  
縈折流水潺湲如此者不知其幾千百里又見闔闔  
雜遝城闈爽塏飛宇橫樓摩霄槩日不知其幾千萬  
家縱神遊目熙熙自得又出郊甸涉岡源荒榛茂草  
小松巨木間以果林側以筠篠山嶺危峭或迂或平

山回遙盡抵一小郡茅棟縱橫隘路欹側傍有公署  
署內白氣屬天其大如屋中有悲歌號呼之聲見一  
青童引瓌卽路躡危磴步石梯入門甚峻門內古樹  
芳草若古觀宇焉瓌素崇玄教頗爲慰悅俄而升殿  
見像設尊儀笑而謂之曰爾來耶吾待爾久矣入天  
門漱玄泉古人所修也注丹田存白元上士所修也  
混而合之子其行之陰功及人陰德濟物千百之家  
待子而字之勉哉勉哉明年之春瓌再拜稽首受其  
言而覺是冬頻訴於宰執復希入用乃授陵州刺史



之任是時經歷山川郡邑神思愒悅皆如常所經行  
素未入蜀莫可知其由也至郡乃謁天師昇階及門  
至於殿所覩其真像侍衛屋宇布列醒然而悟乃叶  
其所夢矣乃以俸金修天師之堂加以丹雘立爲銘  
碑誌其白氣屬天乃鹽井之所也悲歌之聲乃轉車  
之人也而內修之訣環未得之矣

環即西平王孫也

謝真精意巧塲遇天師授符驗

謝貞者臨邛工人也善巧塲而用意精確鵠鳴化天  
師修道老君感降之所頂上有上清古宮相傳云天

師時所制歲月甚多而結構如舊但瓦破壁壞而已  
貞賃工爲修泥之貞精研盡意塲飾周密有道流引  
二從者觀其功用神彩異常身逾九尺自門而入謂  
貞曰山中難值修葺頗媿用心以手畫地作一符使  
貞再三審記之曰此後有疾者雖千里之外行符必  
効勿多取錢但可資家給終身衣食而貞具記符行  
之極効大獲金帛家業殷豐鵠鳴諸山死天師真像  
陵州井中所塑又非世代子孫所傳之真貞忽於青  
城山遇峽中賈客修齋有天師小幘供養乃是授符



應現之真爾

道士劉方瀛依天師劔法治疾驗

天台道士劉方瀛師事老君精修介潔早佩畢道法錄常以丹篆救人與同志弋陽縣令劉翹按天師劔法以五月五日就弋陽葛溪鍊鋼造劔劔符禁水疾者登時卽愈嘗於黃巖縣修齋勅壇以救疫毒有見鬼巫者潛往眎之見鬼神數千奔北潰散如大陣崩敗一縣之疫數日而愈咸通末方瀛死疾而終戒其門人使與劔俱葬莫敢違之乾符中和間台州帥劉

文下裨將李生領徒廢其墓欲以取劔見其尸柔軟容色不變如醉卧而已顧視其劔哮吼有聲羣黨驚懼卒不敢取李生命瘞之而去不獨劔之有靈劉方瀛亦陰景鍊形得道之流也

西王母塑像救疾驗

二將軍附

玉局化西王母塑像多年頃因觀宇燒焚廊屋頽壞而儀像不損人稱其靈居人范彥通忽患風癩瘡痍既甚眉鬚漸落因入觀於主母前發願但所疾較損卽竭力修裝是夕夢一玉女手執花盤以衣袖拂其



身曰王母令我救汝疾卽愈矣數日之間所疾漸退  
瘡腫皆息眉鬚復生遂造紗牕裝金彩通檐兩楹嚴  
潔修奉每月自送香燈近年方稍不見觀中二將軍  
亦古之所塑觀因南詔焚燒屋宇摧盡而二將軍塑  
像不壞起觀之日再於其上立堂宇居人間士林卧  
疾月餘迨將不救夢三將軍以戟揮其身上穿一物  
去狀如黑犬自此疾愈乃捨衣物製紗牕重加彩績  
矣

歸州黃魔神峽水救船驗

歸州黃魔神因相國李吉甫自忠州除替五月下峽  
至峽水之中波濤極甚忽有神人湧於水上爲其扶  
船三面六手醜眸朱髮袒而虓詼風濤遽息李公祝  
而謝曰是何靈神拯危救難神曰我是黃魔神也旣  
而歸州駐船旬月選地立宇於紫極宮作黃魔堂言  
是黃天魔王橫天擔力之神也刻石紀焉相國蕭邁  
自拾遺左遷峽內徵還京師峽水泛漲舟船將沒亦  
見其神捧船以救之復命修飾加其粉績嚴其室宇  
刻石爲誌亦列於次焉



青城丈人同葛瓚化靈官示現驗

青城丈人真君太和六年壬子節度使贊皇李公德裕差軍將蔡舉二人就山修齋便令訪尋草藥蔡舉於六時巖下忽有勁風自谷中出因見二神人行虛空中一人在前長丈餘著大袖衣平冠一人居後著青衣大袖捧一帙書舉驚悸問曰何鬼神也前一人荅曰我是竹枝老又指其後人曰此是瓚之瓌我有密語兩紙可一一記之錄與尚書今年西蜀合有水災以修齋之故我回後山一峯堰水向東梓州當秋

大水卽其應也於是授以密語述李公吉凶未兆之事蔡舉一一記之歸常道觀錄於紙上果得兩紙依神人之言封題送李公書寫卽畢併亦遺忘矣是年八月東川水深數丈西蜀无害李公歷問官寮及道流解隱語不得李公曰竹枝老丈人也此當是丈人真君耳瓚之瓌者本命屬葛瓚化亦恐是化中靈官特此示見以彰靈應也

羅真人降雨助金驗

羅真人卽神仙羅公遠也于濛陽羅江埧接九隴什



加之界在瀋沅化後今相傳號羅仙范仙宅修道於  
青城之南今號羅家山明皇朝出入帝宮輔導聖德  
自有內傳至今隱見於壩口什邡楊村濛陽新繁新  
都畿服之內人多見之不常厥狀或爲老嫗或爲丐  
食之人每風雨愆期田農曠廢則必見焉疑其仙品  
之中主司風雨水旱之事也楊村居人衆以旱暵將  
禱於洛口後城李冰祠廟熱甚憇於路隔樹陰之下  
忽有老嫗歇而問曰衆人欲何往心以祈雨事答之  
嫗曰要雨須求羅真人其餘鬼神不可致也言訖不

見衆知嫗卽羅真人也於是見處焚香以告焉俄而  
風起雲布微雨已至衆乃還家是夕數十里內甘雨  
告足乃於其所置天宮塑像焉諸鄉未得雨處傳聞  
此說以音樂香花就新宮祈請迎就本村別設壇場  
創宮室雨亦立應如是什邡綿竹七八縣界真人之  
宮處處皆有請禱祈福无不徵効忽爲乞士於壩口  
江畔謂人曰此將大水漂損居人信我者遷居以避  
之不旬日矣有疑其異者卽移卜高處以避水災其  
不信者安然而處五六日暴水大至漂壞廬舍損溺



戶民十有三四焉居人以爲信立殿塑像以祠之金  
銀行人楊初在重圍之內配納贍軍錢七百餘千貨  
鬻家資未支其半初事母以孝每爲供軍司追促必  
託以他出恐母爲憂嘗於山觀得真人像幀一幅香  
燈嚴奉已數年矣至是真人託爲常人詣其肆中問  
以所納官錢以何準備具以困窘言之此人令市生  
鐵備炭火明日復來燃炭壘鐵投之一夕而去臨行  
謂之曰我羅公遠也在青城山中以爾孝不違親心  
不忘道以此金相助支官錢之外可以肥家復引初  
老能返壯矣

嘉州開元觀飛天神王像捍賊驗

嘉州開元觀後周所創本名弘明觀隋大業中方製  
大殿於殿西頭塑飛天神王像坐高二丈餘坐二鬼  
之上初修觀道士呂元操數夕夢神人在山頂其形  
接天或白日髣髴如見郡人有好道者時亦見之或  
通夢寐遂商議塑此形像本有十身初製其一而隋  
未多事中原沸騰不果編就像之靈應郡人所知矣



疾瘵之家禱祈必驗其下二鬼青黑者往往見於人家太和相國杜元穎鎮成都壇場不修關戍失守爲南詔侵軼木源川路境上夷人導誘蠻蠻分三道而來掩我不備將取嘉州去州四十餘里寇乃大驚奔潰而去州境稍安方設備禦有擒得夷人覘候者大寇及境何驚而去云三路蠻寇本欲徑取嘉州謂州中无備去州四十里忽旗幟遍山兵士羅立不知其數有三五人大將軍金甲持斧長二三丈聲如雷建立二鬼之上麾諸山兵士齊爲拒捍自量力不可

敵驚奔而去是日蠻中主軍酋帥死者三人蠻國之法行軍有死傷及糞穢旋即瘞藏不令露見由是不知酋帥瘞埋之所時衆聞之皆言飛天神王兵示現以全州境自是祈福禱願迨无虛日又嘗有人下峽之時曾詣飛天求乞保護至瞿唐水方汎溢波濤甚惡同艚三船一已損失二皆危懼忽見神人立於岸上如飛天之形使二天鬼入水扶船鬼亦長丈餘船乃安定風濤亦止驚迫之際莫知所自徐而思之乃飛天所坐二鬼救其船耳一赤一青形與所塑无異



成都乾元觀在蠶市創制多年頃因用軍焚毀都畫  
三門之下舊有東華南極西靈北真四天神王依華  
清宮朝元閣樣塑於外門之下金金甲天衣門既墜  
壞而神王无損風雨飄漬亦无所傷邑人相傳頗爲  
靈應時蜀王旣寇川蜀移軍收彭州圍州久矣因暫  
還成都方當暑月參從將吏所在取便而行大將杜  
克修先至神王之所見衆人聚觀塑像問其故云塑  
神皆動克修以器盛水致神手中果搖動而水溢出  
頃之蜀王至復祝而試焉曰若卽克彭州更觀搖動  
之應良久而振動數四不逾月而寇州城殲殄大敵  
乃施金幣命本邑創制堂宇以崇飾之

楚王趙匡疑北帝祥應

楚王趙匡疑鎮襄州也州郭舊有北帝堂歲久蕪毀  
在營壘中一日楚王寢室之上有物如曳戟皮革之  
聲瓦皆震動潛起視之見黑氣一道自北帝舊基之  
所至板屋上楚王異之密加虔祝將欲興創堂宇以  
答祥應詰明眎事之際先嘗選將校五十人俾往營  
田日給以衣裝農器指揮教命一無應者楚王疑有



異圖拘而訊之得其搆孽之狀咸勦戮焉王乃謂人曰北帝靈驗信有徵矣中夜有雲氣之異詰朝乃姦慝彰明若非玄功告示幾有不測之禍遂締飾堂廡崇嚴像貌俾謁之士主其香燈闔境瞻禱累獲符應矣

李昌遐誦消災經驗

李昌遐者後漢兗州刺史之後也生而奉道常誦太上靈寶昇玄消災護命經而稟性柔弱每爲衆流之所侵電忽因晝寢夢坐烟霞之境四顧而望熊羆虎

豹圍繞周匝莫知所措不覺傷歎何警戒之甚邪謂積善之无驗于時空中有一道士呼其名而語之曰吾卽救苦真人也汝勿驚駭吾奉太上符命與諸神將密衛於汝且汝常念者經云流通讀誦則有飛天神王破邪金剛護法靈童救苦真人金精猛獸各百億萬衆俱侍衛是經昌遐旣覺豁然大悟因知自前侵電我者未有无禍患殃咎盖誦經之所驗也

崔晝誦度人經驗

崔晝者漢汝陽侯仲牟之後嘗謁白雲先生學修身



之術先生曰汝富貴之子何思淡泊崔子避席而對曰以財賑人財有數而人無厭矣以爵賞人爵既崇而人或驕矣如何示我以道將以普濟生靈先生曰吾道之內有度人經在汝可誦之崔書乃作禮承受至誠誦之厥後有使者馳一緘遺崔公曰子之先君令吾持此謝汝言訖使者忽然不見於是啓緘熟視果備認得先君親札云感汝念誦度人經功德之力累世之祖盡得生天自後崔書一家至今念誦

姚元崇女精志焚修老君授經驗

開元宰相姚元崇昔出官爲馮翊太守有一女名長壽年七歲不茹葷不飲酒父母常令於玄元像前焚香點燈忽晝寢夢見老君有二侍童二神將來侍左右侍童語長壽曰爾之焚修精志可隨口授汝九天生神經一章云云

王道珂誦天蓬呪驗

王道珂成都雙流縣南邑居住當僖宗幸蜀之時常以上筮符術爲業行坐常誦天蓬呪每入雙流市貨符卜得錢須喫酒至醉方歸其郭門外有白馬將軍



廟曉夕有人祈賽長垂簾簾內往往有光及聞吹口  
之聲以此妖異人皆競信所下酒食忽忽不見愚民  
畏懼无有輒敢正視者道珂因喫酒回歸入廟朗誦  
神呪則廟堂之上悄悄然傍人視之无不驚駭道珂  
異日晨鷄初叫忽隨村人擔蒜趨市夜行至廟前忽  
然倒地倉惶之間見野狐數頭眼如火炬銜拽入廟  
堂階之下聞堂上有人呵責曰你何得恃酒入我廟  
內念呪驚動我眷屬道珂心中默持天蓬神呪逡巡  
却蘇盖綠其時與擎蒜同行神兵遠其穢臭而不衛

其身遂被妖狐擒伏洎擎蒜人拋去道珂心中想念  
神呪卽妖狐便致害不得旣蘇息之後遂歸家沐浴  
清潔却來廟內大詬而責曰我是太上弟子不獨只  
解持天蓬呪常誦道經經云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  
寧神得一以靈爾若是神明只合助道行化何以惡  
聞神呪我知非白馬明神狐狸精怪傍附神祠勾惑  
生靈今日我決定於此止洎持呪爲民除害遂志心  
朗念神呪至夜不歇廟堂之上寂然無聲亦無光透  
簾幕唯聞自撲呻吟之聲至明呼喚隣近居人視之



唯見老野狐五頭皆頭破血流滿地已斃自後寂无  
妖異竟絕祭祀廟宇荒廢是知凡持此呪勿得食蒜  
至甚觸穢天蓬將軍是北帝上將制伏一切鬼神豈  
止誅滅狐狸小小妖怪矣

王清遠誦神呪經驗

王清遠世居北邙山下唐咸通年時多疫疾清遠身  
雖在俗常服氣行藥誦神呪經自稱是緱山真人遠  
孫是時天子蒙塵入蜀兵火不息疫癘大行連州匪  
縣饑荒病患衆矣清遠佩受神呪經錄每行符藥救

人多不受錢只要少香油供養經錄鄉人迎請醫療  
日夕喧闐清遠有表弟一人爲僧名法超亦持大悲  
輪行祕字始清遠之醫道大亨忽一日冒夜來投宿  
止潛以甌盛狗血傾於清遠道堂內至二更已來忽  
聞空中有兵甲之聲頃聞法超於床上如有人挽拽  
叫譟唯言乞命清遠命燈照之但見以頭自頓地頭  
面血流至平明不息須臾之間但見兩脚直下如人  
拖拽奔竄入緱水江內浮屍水上闔市目擊无不驚  
歎是知神呪真經實有神將吏兵守護豈容嫉妬庸



僧將穢惡之物犯冒所謂爲不善於幽暗之中神得而誅之清遠襲氣持經陰功濟物壽一百七歲辭世之夕闔境皆聞異香仙樂斯亦證之漸階矣

忠州平都山仙都觀取太平經驗

忠州平都山仙都觀陰真人鎮山太平經武德中刺史獨孤晟取經欲進舟行半日有二龍一青一白橫江鼓波船不得進舟人驚懼復沂流還郡晟卽命所由墊江路陸行進經時山川之中久无摯獸至是蛇虎當道經使恐懼將經却迴晟卽修黃籙道場拜表

上告然後取經以進在內道場供養綿歷歲年開元中供奉道士司馬秀准詔祭醮名山開函取經但空函而已訶詰道衆疑是觀司隱藏法侶驚懼无詞披雪遂焚香告真述武德中經已將去今詔旨搜訪无經上進仰憂譴責時景氣晴朗野絕塵埃忽陰雲覆殿迅雷震擊俄而簷宇溢霽經在案上異香盈空祥煙紛靄復得昔日所取之經以進會昌中賜紫道士郭重光晏玄壽復齋詔醮山取經石函之中經復如舊至今鎮觀者猶是此經不知何年歸還爾



天台玉霄宮葉尊師符治狂邪驗

天台山玉霄宮葉尊師修養之暇亦以符術救人婺州居人葉氏其富億計忽中狂瞽之疾積年不瘳數月沉頓後乃叫號悲笑裸露奔走力敵數人初以絹索縻繫之俄而絕絆出通衢犯公署不可枝梧官以富室之子不能加罪頻有所犯亦約束其家嚴爲守衛加持禳制飯僧祈福祠神鬼召巫覡靡所不作莫能致効其家素不信道偶有人謂之令詣天台請玉霄宮葉尊師符可祛此疾不然莫知其可也乃備繪

帛器皿入山請符尊師謂使者曰此符到家疾當愈矣无以器皿爲用盡歸之使者未至三日疾者方作斷絙投石舉家閉戶以拒之折關拔櫺力不可禦如此狂猛非人所遏忽忽遽歛容自歸其室盥洗巾櫛束帶鞞足執板盤折於門內道左其色怡然一家忻喜爭問其故笑而不荅但言天使卽來飲食都忘夕不暇寢孜孜焉企踵翹足延勁望風汗流浹背不敢爲倦如此二日三夕使者持符而至入門迎拜懼呼踊躍前導得符服之瞑然食頃疾已瘳矣由是躬詣



山門厚施金帛助修宮宇一家修道置淨室道堂旦  
夕焚修焉初玉霄賜二符一已吞之一帖房門之上  
葉之女使竊酒飲之嘔於符下葉見一神人介金執  
劍長可三四寸從符中出去焚香拜謝而不見其歸  
數日親戚家女使近患風魔疾尚未甚困來葉房之  
前立且未定忽叫一聲葉見符中將軍如前之形揮  
劍加女使頭上問其故云適有神人以劍於頭上斬  
下一物墜於衣領中今二三女僕捧持驗有蛇頭如  
指斷在衣領中血猶滴焉風魔之疾自此亦愈

賈瓊受童子錄驗

成都賈瓊年三歲其母因看蠶市三月三日過龍興  
觀門衆齊受錄遂詣觀受童子錄一階十餘年後因  
女兄有疾母爲請處士吳太玄爲入冥看檢致疾之  
由仍看弟兄年命凶吉經宿太玄還言疾在江瀆求  
之卽差籍中不見有賈瓊之名父母愈憂復請太玄  
看之時太玄每與人入冥檢事必鑱於一屋中安寢  
而往不復人驚呼候其自醒喚人開門乃開之歷歷  
說真中之事有如目擊言必信驗或兩宿然後廻爾



既再往檢瓊名字云年三歲時三月三日於龍興觀受正一錄已名係天府不屬地司籍中不見名字於天曹黃簿之內檢得其名

尹言念陰符經驗

尹言者修德坊居與明道大師尹嗣玄爲宗姓之弟常崇道慕善孜孜不倦因詣嗣玄受陰符經至誠誦念爲其常少記性願得心神聰爽受之數年念逾萬遍稍覺心力開悟因本命日齋潔焚香念三十遍忽了憶前生之事姓張名處厚在延壽坊居家有巨業

兒女皆存記其小字年幾一一明了與其家說之乃往尋訪述張生死年月形色情性無所差異張之兒女聞之嗚咽感認言其今之狀貌與昔不殊但性較舒緩爾自是兩家契爲骨肉黃寇犯闕之前其二家皆在

趙業受正一錄驗

趙業定州人開成中爲晉安縣令因疾暴卒手足柔軟心上微暖三日乃蘇云初爲冥官所追牽拽甚急問其所以但云爲欠債抵諱事自思身心無此罪犯



必恐誤追行三五十里過一山嶺上有宮闕崇麗人物甚多有一青衣童子前來問云汝非道士趙太玄乎某荅云晉安縣令趙業爾童子笑曰豈得便忘却耶又一童子續來云太一令喚趙太玄追事人一時散去卽與童子到宮闕中不見太一但見一道流云汝六歲時爲有疾受正一八階法錄名爲太玄豈得流於俗官併忘此事耶太一有命便今放還却須佩錄修真行功及物居官理務勿貪瀆貨財輕人性命言訖不見所疾已蘇遂於思依山叅受法錄累置壇

場廣崇功德復以法名太玄矣

僧法成竊改道經驗

僧法成姓陳不知何許人立性拘執束於本教而矯飾多端因遊廬山至簡寂觀不遇道流而堂殿經厨素不關鑰遂取道經看之將二十四卷往靈溪觀樓止誑云某在僧中本意好道欲於此駐泊轉讀道經兼欲長髮入道人皆善其所言又取觀中經百餘卷日夕披覽每三五日一度下山化糧人聞其所說施與甚多糧鹽所須計月不闕乃改換道經題目立佛



經名字改天尊爲佛言真人爲菩薩羅漢對答詞理亦多換易塗抹剪破計一百六十餘卷忽山下有人請齋兼欲求丐紙筆借觀奴一人同去行二三里見軍吏陳仗訶道甚嚴謂是刺史遊山法成與奴下道於林中迴避良久見旌幟駐隊有大官立馬於道中促喚地界令捉僧法成來法成與奴聞之未暇奔竄力士數人就林中擒去奴隨者之官人責曰大道經教聖人之言闕汝何事輒敢改易决痛杖一百令其依舊修寫填納觀中填了報來別有處分卽於道中

决杖百下仆於上瘡血徧身除仗尋亦不見奴走報觀中差人看驗微有喘息而已扶昇入山數日方較遂出所改換經本呈衆道流法成本有衣鉢寄在江州寺中取來貨賣更求乞紙筆經年修寫經足送還本觀燒香懇謝欲願入道道流以其無賴無人許之是夜呼叫數聲如被毆擊耳鼻血流而死矣

### 僧行端輒改五厨經驗

僧行端性頗狂謫因看道門五厨經只有五首呪偈遂改添題目云佛說三停厨經以五呪爲五如來所



說經未後加轉讀功效之詞增加文句不啻一紙五  
厨經屬太清部明皇朝諫議大夫肅明觀主尹愔注  
云蓋五神之祕言五臟之真氣持之百遍則五氣自  
和可以不食其經第一呪天一氣和太和得一道皆  
泰和乃无不和玄理同玄際開元中天師趙仙甫爲  
疏皆以習氣和神爲指行端旁附此說旣云讀誦百  
二十遍可以呪水飲之令人不食名爲三停厨經詞  
理鄙淺與尹趙注疏殊不相近改經旣了已寫五六  
本傳於他人於牕下寫經之際忽有神人長八九尺

俠劍而來謂之曰太上真經歷代所寶何得輕肆庸  
愚輒爲改易奮劍斬之以手拒劍傷落數指同居僧  
二人共見其事驚爲哀乞神人曰如此无良也解惜  
命促令追收寫換然後奏聽勅旨行端與同居僧散  
尋所行之本只得一半餘本已被僧將出關別寫元  
本經十本燒香懺謝所改添本香上焚之神人復見  
曰訾毀聖文追收不獲不宜免死逡巡頓仆而卒其  
所改經至今往往傳行諸處覽觀其義自可曉焉

崔公輔取寶經不還驗



崔公輔明經及第歷官至雅州刺史至官一年忽覺精神恍惚多悲恚狷急往往忽忘舉家異之一旦无疾而終心上猶暖三日再蘇亦卽平後謂其寮佐曰昨爲冥使齋帖見追隨行三五十里甚爲困憊至城關入門數重追者引到曹署之門立於屏外逡巡有官人着緋執版至屏迎之先拜公輔驚曰某爲帖所追乃罪人也官人見迎致拜深所不安官人曰使君固應忘之矣某是華陰縣押司錄事巨簡使君初官曾獲伏事庭廡近奉天符得鄆都掾地司所奏使君

任鄆都縣令之日於仙都觀中取真人陰君寶經四卷至今不還天符令追生魂勘責使君一魂日夕在此對會恐使君不知故欲面見具此諮述以報往日之恩耳使君頗覺近日忿怒悲愁精神遺忘否此是生魂被執繫故也於是引至廳中良久言曰此有茶飯不可與使君食食之不得復歸人間矣但修一狀請置黃籙道場懺悔所犯兼請送經却歸本山卽生魂釋放矣因本司檢使君年祿遠近逡巡有吏執案云崔公輔自此猶有三任刺史二十三年壽言訖公



輔留手狀官人差吏途還乃於成都及雅州紫極宮  
忠州仙都山二處修黃籙道場齋途經還本觀公輔  
平復如常其後歷官年壽皆如所說此事是開成年  
中任雅州刺史也

劉載之誦天蓬呪驗

彭城劉載之儒家子修辭學外常事北極香火不懈  
多寓京師少而神氣怯懦每驚魘往往不悟嘗遇蘇  
門道士劉大觀授以天蓬神呪令持誦千遍載之勤  
而行焉絕葷腥專香火心旅之中亦拳拳修尚自是

无復魘悸矣寇陷長安在宜楊里爲寇所虜力役勞  
苦之事素非其所能稍或遲舒必承之以劍性命憂  
迫在乎頃刻而密誦神呪以求其祐是夕有一人如  
軍士之飾謂之曰勞役之事吾爲子免之此有徑路  
可以脫禍可相隨而行也載之疑爲寇所試辭焉此  
人引其手若騰躍於空中良覆地是夕月光如晝  
但見山川參差泉聲流激已在巨石之上驚異之際  
有村童前引入洞府中宮闕深嚴層城煥麗金樓玉  
堂竒禽珍木周還數十里有謁者平冠褒袖云太帝



君令於賓宇憩息俄賜酒饌仙果二仙官與之宴飲  
載之間太帝君所主何國某未曾朝拜忽奉恩勅深  
所愛懼仙官曰太帝是北斗之中紫微上宮玄卿太  
帝君也土理斗極下統艷都陰境帝君乃太帝之所  
部天蓬上將卽太帝之元帥也吾子冥心比元尊奉  
神呪而值此危難將陷鋒鏑太帝閱籍當在驅除之  
伍仰軫聖慮已奏章太上迷勤瘁之心延壽三紀使  
還於故里爾頃之得朝謁太帝叩顙謝恩於闕下命  
二童送之食頃已達泗州其友人謝良奏事行朝具  
話其事載之今猶在江表是則太帝之昭鑒天蓬之  
威神不遺毫分之善也

姚生持黃庭經驗

姚生者華原人也幼而好道持黃庭經光啟中僖宗  
再幸陳倉遠近驚擾姚爲賊所迫夜走墮枯井中傷  
足求出未得乃旁有窞穴匿於其中晝夜念經因不  
饑渴足疾亦愈時襄土旣平大駕歸闕鄉里人戶稍  
復有遊軍夜宿井側見井中有光拯而出之具述經  
靈驗遂爲道士居華原西界觀中焉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二十

崇十一

宋 張君房輯

明 張 萱訂

道教靈驗記

處州青田縣清溪觀古鐘自歸驗

處州青田縣清溪觀古有銅鐘因袁晁亂後失其所  
在有墨書青田字人或記焉其後温州島嶼山下水  
中舟人時聞鐘聲幽咽不遠一旦有人忽見水中一  
物如半鐘之形側露水上盪槩視之既近即覆矣露



其一半認其模範之跡蒲牢之形乃鐘也以物觸之  
沉於水中矣與人語其異好事者乘舟看之天氣晴  
霽亦時一見州寺僧結彩舫具幡花致齋迎之或經  
宿水上道場禮懺而請或得見之尋又沉去道門亦  
備幡花舟舫香火迎之見而不得清溪道士時亦有  
迎鐘衆中稽首祝之曰此州觀寺皆自有鐘唯清溪  
觀無鐘多年極是闕事遠地不辦香花丹心而已鐘  
若有靈願泝流自往某旬日卽歸於觀前溪中奉候  
衆聞其說皆笑之十餘日道士歸青田鐘已在觀前  
潭中矣焚香迎之汎汎就岸重千餘斤數人挽拽懸  
掛若百許斤爾自後時亦飛去旬日却迴今以大鎖  
繫之不復去矣其上墨書青田字久在水中宛然不  
滅井邑老人詳認其字乃觀中舊鐘也

青城山宗玄觀銅鐘不能損驗

青城山宗玄觀古跡銅鐘三千餘斤隱花文飛仙幢  
節之狀工甚精好劉闢據成都取管內銅像大鐘鑄  
兵器及錢此鐘差縣人挽拽下山磨其上隱起花文  
欲盡頻以巨石捶擊終不能損拽至江干將入竹筏



清真宮靈驗記 卷之百十  
力敵萬斤竟亦不動縣狀申闕闕異之令送山中三  
二十人牽送上山纔若一二百斤爾既復懸掛時或  
擊之立致雲雨至今見在

溫江縣太平觀鑄鐘道士得道驗

溫江縣太平觀有任尊師者於市中每日戶乞一錢  
鑄鐘萬斤數年鐘成尊師年已八十餘矣作大齋表  
讚扣鐘數百下辭決而去卽大曆年中也其後劉潼  
僕射擁旄西川觀寺鐘上皆鐫刻陀羅尼呪至是任  
尊師復歸領巧工於呪邊刻云觀家銅鐘不合妄刻  
佛呪別立誓詞數句而人見任狀貌益少壯於當時  
信是得道者

眉州故彭山市觀大鐘傷寺匠驗

眉州故彭山市觀有大鐘重千斤觀去州二十餘里  
每扣鐘之時聲應州郭頃年僧輩誑陳文狀云觀无  
道士鐘在草中當用運之時官无正理遂移於州寺  
懸掛上鐘之時折匠人之足人以爲靈驗寺當州門  
扣擊之聲不聞州內群僧別鑄大鐘此鐘不還本觀  
賣與嘉州寺中下樓之時傷其二匠斷足折腰入船



出岸皆有傷損聾俗不以爲靈驗至今流俗未還良可惜也

浴爰赤大古鐘水洗瘡

古鐘  
驗附

爰赤木古鐘開元中所進云赤木莊在玉山之下時聞地中隱隱然有鐘聲尋求莫能致一旦赤木患瘡疾且甚醫不能祛夢一青童曰得浴鐘水洗之卽愈赤木就近觀寺中以水洗鐘用器盛之歸以洗瘡微加痛劇乃令人於常聞鐘聲處聽之果聞鐘在地下掘數尺而得形上有坐師子爲鼻鼻下平闊其頂圓

大圍三尺餘六七寸頓小如腰鼓形向下復大竒文隱鏤萬狀千名迨非銘範所作旣得以水浴去泥土取其水洗瘡卽日痊愈夜有光影時或自鳴爲隣里所異不敢藏隱奉表進焉勅賜景龍觀黃巢前此鐘猶在寶應中蓋屋縣居人耕地亦得古鐘百餘斤上有伏虎形爲鼻自鼻以下頓大數寸而小殺之如是再殺三成共高一尺八九寸徧身天花雲葉工用殊妙比赤木所得圓厚而重旣得夜夜有光或飛於空中聲韻清越亦表上進詔送玄真觀久之取留內殿



渝州南平縣道昌觀古鐘奇巧驗

渝州南平縣道昌觀有古鐘焉以二獅子對立捧花座蛟螭爲鼻蛟尾分繞獅之足盤於鐘上鐘形再殺三成如蓋屋古鐘之狀於其殺處細花文五條當中一條黃色明淨累累若珠貫焉次珠條之外作化片之狀屈曲相縈又外一重雲葉纏繞蹤跡奇巧工甚周細若非人工此外周身有花不可細記云是湘東王送與隱居陶貞白近因亂離鍾已遺失

黔南鹽井古鐘多年無毀蝕驗

黔南鹽井中因摧損修筭得一古鐘長三四尺中細而實如腰鼓瓦腔之狀兩頭圓厚扣之皆有聲音響亮與常鐘異在鹽井多年益加光膩無毀蝕之勢時有金色精明異常節度使僖公留鎮府庫焉

天台山玉霄宮古鐘僧偷而卒驗

天台山玉霄宮古鐘高二尺重百餘斤制度渾厚形如鐸上有三十六乳隱起之文亦甚精妙相傳云夏禹所鑄或云是越王樂器頃年於空中夜夜飛鳴人皆聞之忽墮於禹廟內藏之府庫綿歷七八十年累



有名僧求請欲彰其異而皆嫌問不與咸通中左常侍李綰爲浙東觀察使請玉霄峯葉尊師修齋受籙於使宅立壇出此鐘以擊之旣而水部員外柳韜自上京得老君夾紵像高三四尺聖相竒妙乃重裝修作盤頂寶帳以白金香鴨香龜數事送於玉霄亦便留籙壇內供養齋畢李貂命賓爲鐘銘具以歲日刻於鐘上并老君像皆送山中所刻之處燦然金色禹跡寺僧頻求此鐘不得旣知鑄勒銘篆已送天台計无所出乃揚言曰天台所得古鐘乃真金也匠人所

刻之未是數兩金況於鐘乎又有香鴨器皿計其所直多矣因有衲僧與不道輩十餘人夜入玉霄宮伏於版閣之下中夜踰欄干而上於道場中取香鴨香龜金龍道具實於囊中縻鐘於背出門群呼而去尊師知之不許徒弟追之僧等約行三十餘里憇一大樹下良久天明只在閣柱之側衆小師徃視之背鐘者已殭歿矣其餘徒黨癡情凝然不辨人物鐘及金帛一无所失尊師呪水灑之良久僧亦稍醒群賊乃蘇發願立誓乞不聞於官乃盡釋之扶鼻病僧而去



僧至山下乃卒

開州龍興觀鐘雪寃驗

雲安鐘附

開州龍興觀鐘七八千斤未有鐘樓懸於殿上而已相傳云州中有數斂之徒遺失之物諍訟不決之事沉滯抑屈之情焚香叩鐘立有明効至有囚徒刑獄推鞠不得其實者卽入款請擊鐘便可分雪明白余頃駐泊觀中忽見官吏押領囚徒來於鐘前焚香告誓援槌將擊之際有人抑止之更令取款如是數四都不擊鐘論訟已得其理矣因問其故云累有公案

不決者請擊此鐘擊鐘之後旬日之內誣調寃抑於人者必暴病而死情有相黨事有連累者一年之中无子遺矣有理被抑之人宛然无苦由是刑獄大小无敢有欺以鐘爲準的也雲安白鶴觀鐘亦類於此遠近傳焉

施州清江郡開元觀鐘見夢驗

施州清江郡開元觀有鐘焉其形絕古用麟爲鼻以系於簾狀若懸匏扣之初則清音繼遠俄而震然響聞數里然不知何代之器也初有郡民牧牛於郡南



田間忽聞有異聲自地中發民與牧童數輩聞之皆驚走辟易其後民熱病旬餘夢一丈夫衣青襦告之曰汝遷我於開元觀民亦不悟其旨又到田間再聞其聲如前而密誌其地卽以事白於郡守郡守封君怒曰此民昏妄輒以不急之事工我耶叱去之是夕民又夢青襦者曰吾委跡於地下有年矣汝不速出者必有大咎民大懼及曉與其子皆往鑿其地深丈餘得此鐘色青如所夢丈夫色也遂再白郡守置於開元觀是日辰時不擊自鳴震響極遠郡人俱異而歎之郡守以其事上聞明皇詔編於國史復命宰臣李林甫寫其奏以頒示天下矣

洪州遊帷觀鐘州官彊取入寺驗

洪州遊帷觀有二鐘一是觀司特勅所鑄一是許真君修行鐘歷代傳之在真君殿稍小於觀鐘爾節度使嚴譔創置節制威令風行素重緇徒長老增修其院長老欲取許真君鐘嚴令官吏取而授之道士皆不敢論其曲直取鐘之日雷風震擊是時大設齋筵費用極廣風雨暴至曾不施張頃刻水溢數尺及扣



其鐘如擊土木並無音響長老謂嚴曰此州道士例多妖法必是禁鐘使無聲爾嚴怒捕諸道士所在禁繫責其邪幻將加重法官吏畏威無敢諫者嚴忽沉然思寐夢見許真君與二從者來至其前謂嚴曰無知無道彊取我鐘又加法於道士若不送鐘還觀禮謝大道令侍者斷其頭來卽見授劍於侍者嚴驚覺汗流而侍者持劍髣髴在其前遽釋諸道士送鐘還觀自詣遊帷焚香致謝迴顧見持劍侍者謂之曰汝爲不道加害於人上帝所責斷頭之事恐將不免言

訖而去不久已開江事敗斷鞅而死

### 天師劍愈疾驗

天師劍五所鑄狀若生銅五節連環之柄上有隱起符文星辰日月之象重八十一兩嘗用誅制鬼神降剪兇醜昇天之日留劍及都功印傳於子孫誓曰我一世有子一人傳於印劍及都功錄唯此非子孫不傳於世頂上有朱髮十數莖以表奇相于今二十一世矣其劍時有異光或聞吟吼乍存乍亡頗彰靈應至十六世天師好以慈惠及人憂軫於物以神劍靈



効每有疾苦者多借令供養卽所疾旋祛隣家夜產  
性命危切亦以此劍借之旣至產家有神光如燭閃  
然照一室之中墮地而折經數十年十八世孫惠欽  
性溫和守謙退與物无競俗機世務泛然不經其心  
人有所言雖譎詐者亦皆信用略無疑慮一旦有人  
挈布囊入雲錦山仙居觀周行廊廡之下瞻禮功德  
云解磨鏡釘鉸門人令其綴鐸小銅鎖子師見之問  
曰我有折劍鐸綴得乎此人請劍看之云可矣請別  
掃一室瀆炭數斤及扃其門以巨石爲礎熾炭鎚擊  
聲聞于外門人皆股慄心戰憂此劍碎於其手師殊  
不爲慮頃之鎚鍛聲絕工人執劍以呈果完綴如舊  
所鐸之處微有黑痕如絲髮爾師以錢半千酬之此  
人得錢媿謝致於老君前負囊而去出門數步尋失  
所有識者疑是天師化現降於人間自續其劍不然  
何得重新若此而鎚擊不傷完復如故

張讓黃神印救疾驗

張讓家于桂州客在湘鄂間因得心疾初則迷忘在  
途志行在室忘坐惑於昏曉迷其東西累月之後復



多狂怒詬責鬼神凌突於人至於裸露馳騁不知避  
忌履水火冒鋒刃不爲憂患時亦燒灼害之傷割及  
之道士袁歸真新刻黃神越章印醮祭方畢試爲焚  
香依法以印印之印心及背讓正狂走執而印焉昏  
然而睡歸真知印之効也復染丹炷香再印其心倏  
然疾愈有物如鶻從其口中飛去數丈之外墜於地  
上衆往視之乃大蝙蝠耳背上印字宛然讓乃平復  
如舊歸真持此印所在救疾大獲靈驗

范希越天蓬印祈雨驗

范希越成都人也事北帝修奉之術雕天蓬印以行  
之祭醮嚴潔逾於常法廣明庚子歲三月不雨五月  
愈望人心焦然穀稼將廢願於萬歲池試行神印爲  
生靈祈雨於是詣至真觀致齋是日庚辰以戌時投  
印池中陰風遽起雲物周布亥時大雨達曉及辰大  
雷迅電驚震數四至巳少霽乃得歸府昇遷橋水漸  
及馬腹維城四江平岸流溢螟蝗之屬淹漬皆歿自  
是有年矣駕駐成都上知其道術召對問以逆寇誅  
鋤宮城尅復之事命持印於內殿奏醮積雨之中雲



齊月朗是夕夢神人示以誅寇復城之兆上大悅授  
太常寺奉禮郎累遷主客員外郎衛尉少卿錫以朱  
紱黃巢捷至果符聖夢之旨特加寵異自言初居煮  
膠巷印篆初成而蠻寇凌突居人奔散藏印於堂屋  
瓦中蠻去之後四隣焚燼其所居獨在疑印之靈也

越州上虞縣鐘時鳴地中驗

越州上虞縣郭郭間有隙地數畝時聞鐘鳴地中咸  
通年縣令夏侯頗傾心崇道以縣邑无觀買其地創  
造觀宇掘地獲古鐘百餘斤上有文字曰正觀是冬  
賜額以降誕節祝壽所奏賜名延慶觀焉

王謙據蜀隋文帝黃籙齋剋平驗

隋文帝開皇之初干戈不施寰海克定唯王謙後周  
舊臣勲名素重畏憚隋祖恐禍及身遂據三蜀以圖  
變帝出師征之頻戰不克兵士多病死者相枕乃於  
內殿修黃籙道場祈天請祐三日夜夢神人降曰帝  
王上承天命下順人心天人合符然後有國今陛下  
革周立隋天所命也一方之力何以敵於四海之力  
乎帝曰剋蜀弔民蓋不獲已但主師疾疫以此爲憂



爾神人曰疾疫者北人不堪瘴毒所以多病壇中法水可救億兆況偏師乎卽見神人取壇中禁水向西南巽之曰雨至卽愈无煩聖慮也子日進軍必當剋蜀旬日軍中奏其夜雷雨麗營壘之上三軍疾者皆蘇無復疾疫矣其後王謙傳首三蜀底寧果是子日也

青城丈人授黃帝龍躡并降雨驗

青城山黃帝請龍躡真人甯先生受龍躡經得御飛雲之道乃封先生爲五嶽丈人戴蓋天之冠著朱光

之袍佩三庭之印爲五嶽之上司與潛山司命廬山使者爲三司之尊勅五嶽神一月再朝虛中灑水以代畧漏其後歷代帝王雖置祠齊祭未再加封號僖宗皇帝中和元年辛丑七月十五日詔內臣袁易簡刺史王茲縣令崔正規與朕詣山修醮封爲五嶽丈人希夷真君是時縣境亢旱苗穀將焦封醮之夜龍吟於觀側溪中風雨大至枯苗再茂縣境乃豐以事上聞編于國史矣

天師葉法善設醮攝魅驗



天師葉法善括州人也三世爲道士皆有神術攝養  
登真之事法善符籙尤能効役鬼神顯慶中高宗徵  
入內道場恩禮優異時駕幸東都法善於陵空觀作  
大壇設大醮城中士女咸往觀之俄有數十人奔投  
火中衆皆大驚救之而免亦無傷損法善曰此人皆  
有魅病爲吾法所攝及問之果然盡爲効之其病皆  
愈法善自高宗中宗則天睿宗明皇五朝來往名山  
累召入內先天二年拜鴻臚卿越國公贈其父歙州  
刺史焉

范陽盧蔚醮本命驗

范陽盧蔚弱冠舉進士有日者言其年壽不永常宜  
醮本命以增年祿蔚素崇香火勤於修醮未嘗輟焉  
年二十五寢疾於東都逾月益困忽夢爲親友所招  
出門乘馬其行極速疑爲冥司所攝有一人乘馬奔  
來所在留滯必爲搗解遮救言旨懇切及到所司此  
人又懇爲請託因得却還部署行里有如親吏焉所  
還道中見兵士數千初頗疑懼此人曰此皆他日郎  
君所主兵士也將至所居自後垣乘虛而入徑及庭



中有門旗麾鏘武器之屬此人曰他日當用之瘞於  
兩階之下將別去蔚曰素未相識何憂勤之甚也荅  
曰某乃本命神爾郎君爲冥官所召大限欲及某已  
於天司奏陳必及中壽疾亦就痊無以爲憂也蔚媿  
謝而去疾亦尋愈其後策名金紫亦享中年除宿州  
刺史角橋都知兵馬指揮使不到任歿以其瘞武器  
門旗故也

崔圖修黃籙齋救母生天驗

崔圖者坊州中都人好遊獵馳馬於野中獵次馬忽

不行鞭箠數下亦不進圖怒下馬欲射之馬作人言  
曰吾是汝之母也不得相害曾竊取汝三十千錢私  
與小女爲嫁資不告於汝吾歿冥司罰吾與汝爲馬  
八年今限已畢吾將歿矣圖聞之舉身自撲迷悶良  
久悲告母曰兒之不孝致令我母見受如斯罪馬亦  
流淚曰吾爲馬身報汝未了更罰與汝爲瞽目之婢  
仍復喑啞圖聞之號哭言曰如何免得此罪業母曰  
吾聞罪障重者須作黃籙道場懺悔卽得免苦言訖  
而歿圖收葬其馬焚射獵之具請道流修黃籙道場



三日三夜至第三夜圖聞扣門之聲甚急出看乃是其母還現本形立於門外謂其夫婦曰人生世間願作善業勿爲惡事冥司報應一一分明毋用子錢尚被責罰如此況他人非己之物豈可偷盜乎吾受此罪苦痛萬般不可言說賴汝夫婦爲吾修無上黃籙寶齋功德一切吾乘此功德已得生天故來相別於是乘虛而去圖自此知罪福必應大道可依夫婦詣王屋山同志修道矣

赫連寵修黃籙齋解父冤驗

赫連寵者靈州定遠縣人也父棕領軍於邊上殺降兵一千餘人武德二年八月歿於邊上冥司論對受諸罪苦寵總不知寵爲靈州押衙貞觀八年奉使入京因與友人遊終南山行至炭谷口有道士楊景通結廬修行三百餘歲寵醉歇廬前謂景通曰吾饑有何所食景通素不飲食笑而不對寵令左右取火焚其廬室景通曰汝父屈殺生民見受罪地府不能修善救父更害於吾寵曰何以知之景通曰汝坐於此吾與汝喚令汝見之言訖書一符擲於空中逡巡有



黑雲至於盧前雲中有二十餘鬼領一人枷杻鎖械  
來景通前曰汝子不孝不能救汝寵見之果父惊也  
悲泣謂父曰何故受苦如斯父曰吾殺降兵被他冤  
訟於地獄下受諸罪苦汝何故更毀真人令吾轉轉  
罪重寵乃匍匐悲泣懺悔謝過乞捨己身之罪救亡  
父之魂景通曰汝要免父之罪修黃籙道場可以救  
拔必得汝父生天免此罪報逡巡父被諸鬼領去寵  
乃禮謝景通入城於三洞觀設黃籙道場七日七夜  
至第五日見父乘雲氣而來謂寵曰吾奉天符乘黃

籙功德已生天堂凡是所殺冤魂皆已託生人世

唐獻修黃籙齋母得生天驗

唐獻者蔡州平輿縣人也年二十三隋大業四年授  
導江縣尉寵狎侍婢春紅不親官務公事數闕兼患  
風勞久未痊瘥母曰我兒狂踈疾病皆嬖婢所致也  
母令貨此婢婢告於獻獻恨母擬貨其婢與婢爲計  
遂鳩其母母歿月餘獻亦暴歿三日心暖家人不敢  
便葬忽卽起活曰我有大罪毒母之過也冥司令我  
生受罪報自是每夜有二鬼使領夜叉數人昇大鑊



於堂中良久火起湯沸夜叉叉獻於鑊湯之中痛楚  
號叫至五更方息如此三年萬般捨施功德終不能  
免忽有賣藥道士獻問其方術道士曰衆生罪業重  
大無過黃籙道場祈告天地三日三夜燒香散花懸  
諸幡蓋歌讚禮願懺悔拔罪救度亡魂解除冤對最  
爲勝妙之法爾獻遂請道士置黃籙道場三日之後  
鬼使夜叉不復更至身心安愈無復憂患忽見黃衣  
使者一人曰昨奉天符以修齋之力毋生天堂汝大  
逆之罪亦已原赦唯罪婢春紅令瘡疥三年爾自此  
春紅果患三年方愈獻棄家於晉州羊角山請爲道  
士志修道矣

李承嗣解妻見冤修黃籙齋驗

李承嗣者鄂州唐年人也家富巨萬而娶妻貌醜有  
子年十歲仍患腰脚承嗣常惡之乃娶小婦四人終  
日伎樂忽因酒醉小婦佞言與醜妻一百千錢令其  
離異妻欲詣官訟之因此方免承嗣遂與小妻爲計  
夜飲之次以毒藥殺其醜妻及兒葬後旬日以來每  
至午時卽見二鳥來啄承嗣心痛不可忍驅之不去



迷悶於地久而方定如此一年萬法不能救青城道士羅公遠遊淮泗間承嗣請命至家問穰救方術公遠曰冤魂所爲皆上告天帝奉天符來報人間方術不能免之只有修黃籙道場拜表奏天可解斯罪爾承嗣遂修黃籙道場三日三夜二日之後烏鳥不復來其妻與兒現於夢中日汝枉殺我母子二人併命毒藥我上訴於天帝許報汝冤今以黃籙善功太上降敕我已生天受諸福報與汝永解冤結留一玉合子可收之覺後於寢室中得玉合子一枚承嗣捨於

鄂州開元觀大修道門功德塑尊像葺理觀宇以報道恩矣

吳韜修黃籙齋却兵驗

吳韜者汴州開封人也家富爲魏大將軍領兵三萬泝江入蜀至戎州值蜀將關羽總師五萬拒之與韜水陸大戰韜素好道常持黃帝陰符經是日陣敗告天曰吾聞持陰符者危急之日有陰靈助之喪敗如此願賜救護言訖有二白衣謂韜曰汝自入峽縱意殺人幽魂咨怨致此亡敗韜曰危旣如此何以免之



二神人曰汝速爲寃鬼告天發願請修黃籙大齋拔  
贖亡者如此當免失利韜如其言卽爲發願關羽亦  
已收軍韜收合敗卒直至夷陵屯集乃修黃籙道場  
三日前二神人復見謂之曰寃魂並已託生諸方汝  
亦沾此餘福神兵密衛必得大勝慎勿殺人夫天地  
生萬物一草一葉尚欲其生長成遂況人命至重上  
應星辰豈可非理致殺恣汝冒襟也古今名將不及  
三世者爲其心計陰謀殺人利已雖立功爲國亦須  
道在其間善分逆順不枉物命使功過顯明卽必征  
伐有功神明祐助今蜀不久坐見敗亡矣旬月關羽  
兵至收夷陵交兵之次風雷震擊大雨忽至羽兵潰  
散韜開門納降得蜀兵三千擒其裨將關羽領兵却  
迴自茲蜀亦削弱矣

公孫璞修黃籙齋懺悔宿寃驗

公孫璞者雍州高陵人也武德二年爲華州司馬年  
四十餘沉湎酒肉荒淫財色常令家童漁釣弋獵恣  
殺物命甘其口復忽夢千餘人持刀劍弓矢入其家  
擒璞殺之璞流汗驚懼因成瘡疾遍身有瘡皆有口



及舌日夜楚痛求死不得璞表兄華陰令賈宣古見其所疾驚曰未嘗見有此瘡當是殺生太多宿業所致然也華山道士姚得一多記神方可使人一往求問也璞依教令其長子到華山具述所疾涕泣求救得一日此疾是殺生害命衆寃所爲可修黃籙大齋懺悔宿寃疾異可愈爾其子以此告璞便於所居修黃籙道場七日至第五日璞夢青童二人引至一處門闕宏麗有如府署良久天上有黃光如日直昭地司其門大開卽見魚鼈鳥獸猪羊牛馬奇形異狀者千百頭從門中出乘此黃光旋化爲人飛空而去遂巡化盡青童曰此是汝之所殺寃魂今天符旣下乘功德力託生爲人汝罪已除瘡疾亦愈旬日之間僕乃平復遂入華山禮謝姚尊師看覽雲泉戀慕幽境直至日晚得一日山中無食可以延留長者若住宿宵必恐璞從飢餒此有經路可以還家取一卷仙經擲之展於崖上化爲一橋二青龍負之放五色光其明如晝送璞與僕從此而去須臾到家明日差人入山致謝已失得一所在璞全家修道居於華陽山焉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二十一

棠十二

宋 張君房輯

明 張萱訂

道教靈驗記

胡尊師修清齋驗

胡尊師名宗自稱曰欒孚鄭切居梓州紫極宮嘗泐江

入峽道中遇神人授真仙之道辯博該贍文而多能

齋醮之事未嘗不冥心滌慮以祈感通梓之連帥皆

賢相重德慕下盡皆時英碩才如周相國李義山畢



加敬致禮其志亦泊如也洎解化東蜀顯跡涪陵方知其蚍蟬之蛻得道延永爾梓益褒閭間自王法進受清齋之訣俗以農蠶所務每歲祈穀必相率而修焉至有白衣之夫緇服之侶往往冒科禁而歲事者固以為常矣有郡人劉松慕師之道德請於別地以致齋焉師謂之曰夫嘯儔侶命儕友者猶須正席拂筵整籩洗爵恭敬以成禮嚴恪以致事或懼其誚讓責其不勤況成降天真禱求福祐豈可隄然而買罪乎俗之怠惰有自來矣子可訓勗于眾必精必虔乃

可為爾崧承命誓眾潔已率先而撰香花備壇墀師然後往猶丁寧戒誨既昇壇展禮思神之際有黑雲暴起旋颺入座拔其二柱飄其竹席投其鎗釜於千步之外而後卒事而融風熙熙祥氣亘野師詰所投之物其二柱嘗閣於豕圈之上竹席嘗蔽於產婦之室鎗釜嘗爨於衰經之家其不投者皆物之潔矣師曰器用不潔神明惡之况爾之心乎心苟有疵行苟有玷雖百牢陳于席九韶奏于庭適足以瀆神明延大禍爾人之修心必使乎言行相脗内外坦然明不



媿於人幽不慙於鬼吾知其可爾反於是者豈言行之足徵哉士君子里巷之人聞師之言各革惡趣善矣

崔玄亮修黃籙齋驗

持經  
驗附

崔公玄亮奕葉崇道雖登龍射鵠金印銀章踐鴛鷺之庭列珪組之貴參玄趨道之志未嘗忘也寶曆初除湖州刺史二年乙巳於紫極宮修黃籙道場有鶴三百六十五隻翔集壇所紫雲蓬勃祥風虛徐與之俱自西北而至其一隻朱頂皎白无復玄翮者棲於

虛皇臺上自辰及酉而去杭州刺史白居易聞其風而悅之作吳興鶴讚曰

有鳥有鳥 從西北來 丹頂火綴 白翎雪開

遼水一去 緱山不回 噫吳興郡 孰為來哉

寶曆之初 三元四齋 當白晝下 與紫雲偕

三百六十 拂壇徘徊 上昭玄貺 下屬仙才

誰其尸之 太守姓崔

崔公常持黃庭度人道德諸經未嘗曠矣其後以感通之至彌加篤勵去世之時入靖室諱黃庭無疾而



化將葬棺輕若空衣焉

### 武昌人醮水驗

武昌人寓居蜀之青城其邑每歲修竹笮之堰以隄川防水賦稅之戶輪供其役武昌是歲籍在修堰之內邑吏第名分地以授之自冬始功訖歲而畢所受之地當涸水之穴新有漩注基址不立雖運石以塞之負土以實之一夕之後已復深矣主吏疑其龍神所爲也求陀羅尼幢三四尺投於其中侵陷彌甚晝勤夕勞不離其所諸家有緒而獨未定其址頗以爲

憂乃備禱醮之禮撰詞以告焉其大旨曰國以人爲本人以食爲先人依神以安寧神依人而變化蜀之田疇旣廣租賦是資所修隄堰二百餘里或少有怠廢則墊溺爲災歲苟不登則饑寒總至人或失所神何依焉況復漂陷爲憂淪胥是懼有一於此則糞盛不供椒漿莫給春祈秋報何所望於疲民哉當使封畛克完浸淫息患地租天賦无曠於循常東作西成克彰於幽贊矣如是潔其器用豐其禮物掃地而醮焉是夕夢衆人紛紜檐囊荷橐襁嬰攜孺若遷於他



所明日投石以實之水乃退涸遽成其堰八月之後  
方復摧陷濬爲洄潭焉

徐翥爲父修黃錄齋驗

高平徐翥漣水人也因官遷于青州貨殖殷贍有子  
三人其二癯殘小者項有肉枷人見所共驚畏翥初  
銳意求官驕佚自任下輦成宴言行事隨欣欣然有  
凌雲霄之志見二子之疾未甚介意及覩肉枷之異  
悒悒不樂道遽喪矣因遊東海山觀中與道士話其  
事道士曰三子之疾非已之過非子之罪蓋宿業所

鍾爾道門所謂宿業非是疾者前生之業乃先人之  
罪殃流後裔也君家先世當有酷於刑法暴於捶楚  
爲官不恤牢獄不矜囚徒意生法外殘毒害物遂使  
子孫受其報爾翥泫然流涕曰實然先父爲官當則  
天之朝世亂讒勝誅鋤李氏諸王屠害宗室朝廷德  
望必設法以陷之殘刑以毒之誅勦考掠不勝其毒  
者陷於狴牢歿於繫械故不可勝紀如武懿宗來俊  
臣周利貞李義府之徒恩渥隆異回天轉日天下畏  
之以矜恕慈惠者爲懦夫以彊復忍酷者爲能吏仁



憫道息貞正事墮勢使然也先父雖位卑威薄時稱能官累案大獄寧無枉抑今日之報信而有徵將祛此罪滌此冤奈何道士曰拔先世之考當修靈寶解厄齋救存歿之苦當修黃籙齋勿恡金寶一遵天科竭財向善孜孜不倦可以謝其罪爾翁還家大修黃籙道場三日第二日夜時方嚮晦中夜聞門外車馬人物之聲甚衆出門視之則白光如晝天兵千餘人官吏數百羅列門外若有所候良久黑氣鬱勃直北而來中有三人枷鎖械縛鬼神數十人領之列於官

吏天兵之前一人卽翁父玄之也俄而黃赤光一道自西北來照地上草木屋宇人物之形皆若金色異香盈空光中神仙一人青童十餘人二力士執節前引其左一人武弁朱衣執金策去地三丈許衆官拜迎神仙俯揖武弁者稱太上之勅讀金札曰徐玄之侮法害人宜加考謫以其子精修黃籙功簡上玄卽宜赦宥同惡延逮並爲原除於是神仙復去官吏皆隱卽見其父素服麻衣謂翁曰吾不知罪福但恣曾襟法外害人久被冤訴考責已十八年同官屬吏皆



均其罪猶有十二年殃苦報訖方履惡道痛苦之狀不可具言賴汝歸向法門精修此福太上降赦前罪併除寬訟之人先已解脫延累之罪自此亦銷吾得生天去矣勤於香火以報道恩乃飛空而去翥之三子旬月之間殘病者完復肉項亦銷更修黃籙齋十壇廣爲存歿仍令小子於山觀入道永奉香燈翥終身高間不窺祿利常持誦真經時亦鍊氣絕粒

張郃妻陪錢納天曹庫驗

成都張郃妻歿三年忽還家下語曰聖駕在蜀之時

西川進軍在興平定國寨以討黃巢其時鄰家馮老父子二人差赴軍前去時留寄物直三十千在某處馮父子歿陣不回物已尋破用却近忽於冥中論理某被追魂魄對會經今六年近奉天曹斷下云自是歿陣不歸非關巨靈故用令陪錢三十貫卽得解免緣臘月二十五日巳後百司交卷又須停住經年其錢須是二十五日巳前就玉局化北帝天曹庫子送納一張紙作一貫其餘庫子門司本案一一別送與人間无異光化三年臘月二十三日就北帝院奏前



件錢訖是夕妻夢中告謝而去又成都縣押司錄事  
姓馮歿十餘年其姪爲冥司誤追到縣馮怒所追吏  
放其姪自縣後門倉院路而還見路兩畔有舍六十  
餘間云是天曹庫收貯玉局化所奏錢

蘇州鹽鐵院招商官修神呪道場驗

蘇州鹽鐵院招商官姓王其家巨富貨殖豐積而疾  
苦沉痾逾年不痊齋供像設巫醫符呪靡不周詣莫  
能獨除王芝觀道士陳道明專勤清齋拜章累有徵  
驗而招商素不崇道聞之蔑如也攻理所疾費資財

萬計矣日以羸柴俟時而已其親友勸勉俾請陳道  
明章醮祈禳不獲已而召焉道明爲於其家修神呪  
道場疾方綿萬不保旦夕促以啓壇當禁壇之際疾  
士冥然家眷親友相顧失色禁壇旣畢道明持劔水  
詣房內外噴水除穢疾士曰請尊師就此噴水可否  
道明就卧內噴之忽然起坐稽首頂禮曰深謝神功  
我疾有瘳矣乃求衣命機隱坐而喜曰一生錯用心  
不知有大道今日方荷天兵之力也徐與親友妻子  
言曰我初困頓絕甚謂今夕歿矣尊師開道場之時



清真寶鑑卷之七  
卷之百五  
都不醒悟但聞空中有言大帝下降領天兵討逆如是卽黃光如日照灼遠近卽見千乘萬騎天兵神將圍繞此宅鬼物邪怪並已摑縛去矣方見大帝太一乘七寶車對行前引侍衛儀仗如人間帝王忽令召某至太一前令神以水噴面清涼徹心無復痛楚但氣稍羸弱卽云元始下降乃見大帝太一對望迎拜隊仗倍於前百倍多矣元始天尊有光一道下照某身今則氣力亦似勝任矣速備盥洗自要臨拜壇前親友尚恐其未任勸俟來自懇要盥漱更衣扶杖而

立良久捨杖而行便於拜跪數四家人扶策揮手拒之因坐觀法事素若無疾飲食氣力逡巡如常自是三日齋壇炷香虔對略無暫替乃獨修創玉芝觀講堂大殿三門通廊齋廚道院前及官河開街廣四十餘步土木之用像設之製牀機器血服玩庖厨凡計錢數百萬二年之內畢周備焉自茲氣爽神清智識明敏乃乞解所職養道間居

相國杜幽公修黃籙齋免閻羅王驗

相國杜幽公幼履顯榮歷居大任名藩重鎮皆再領



之年九十餘薨於荆渚是夕中使楊魯周自五嶺使  
迴止於傳舍一更之後風勢可懼敲磕擊觸若兵甲  
之聲人人股慄莫知所以魯周駟騎所倦尋亦成寐  
四衢之內師旅充斥不通人行問其故皆曰迎閻羅  
王今夜四更去又問王是何人曰此州大將官高年  
長者是既覺召驛吏問之時公不愈半月矣官高年  
長首冠衆人疑其必有薨變是夕四更果去世矣魯  
周話此事於儕友間自是京師亦有知者明年春女  
妓間有暴殞而蘇傳公之命云我今居閻羅之任要  
作十壇黃籙道場以希退免令送錢二百萬圖壽各  
二百事於開元觀古栢院請沖真大師胡紫陽嚴修  
齋法齋畢前傳命之妓復暴殞如初云我已奉上帝  
之命爲他國之王免冥官之任矣言罪福之報信如  
影響不可不戒也凡修黃籙道場表奏上帝上帝降  
命無所不可

南康王常臯修黃籙道場驗

太尉中書令南康王常臯節制成都於萬里橋隔江  
創置新南市發掘墳墓開拓通街水之南岸人逾萬



戶鄺閉樓閣連屬宏麗爲一時之盛然每至昏暝則人多驚悸投礫擲石鬼哭鳴咽其喪失墳壙平剗墟墓無所告訴故俗謂之虛耗焉居既不安市亦不甚完葺常公知之請道流置黃籙道場精伸懺謝至第三日鬼哭之聲頓息居人亦安常公夢神人曰所營南市開發墳塚使幽鬼之類失其所居喪其骸骨相與悲怨幾爲分野之災賴黃籙之功爲其遷拔上帝勅窮鬼三萬餘輩背棄此福託生諸方居人自此安矣勿復爲憂也公深異之自製黃籙記立於真符觀

李約妻要黃籙道場驗

李約者咸通十二年爲諸衛小將軍妻王氏歿已逾年忽一日還家約勒大小幹當家事言語歷歷一如平生初一家甚驚及旬月後亦已爲常矣約罷官二年力甚困闕頻入中書見宰相求官未有成命妻忽謂約曰人間命官須得天符先下然後受官近見陰司文字五月二十五日方得符下必受黃州刺史可用二十三日更入中書投狀也約如其言二十三日入中書求官時相待中路巖性甚強正早聞其妻還



魂之事又聞二十五日必除刺史適會其日路公知  
卽因會話之際已與諸廳有約云李約妖妄之言固  
不可聽某已斷意不與除官矣至二十五日路公知  
卽黃州刺史有關路遲疑多時未欲注擬忽下筆與  
署黃州刺史亦總不知勅下之後方復醒悟乃歎曰  
此天道也豈人力可爭乎約將赴任妻亦隨之發日  
及上官日皆其妻所擇到任旬月妻謂約曰我人間  
世限盡與君生死之決所以未去者爲天司與一主  
持處日限未卽赴任又以平生過咎未得原免今居

官之際可爲作少功德也約問要何功德妻曰請修  
黃籙道場三日約素不好道意甚疑之問何故須修  
黃籙道場曰天上地下一切神明無幽無顯無小無  
大皆屬道法所制如人間萬國遵奉帝王爾黃籙齋  
者濟拔存亡消解冤結懺謝罪犯召命神明無所不  
可上告天地拜表陳詞如世間表奏帝王卽降明勅  
上天有命萬神奉行天符下時先有黃光如日出之  
象照地獄中一切苦惱俱得停歇救濟拔贖功德極  
速故須修黃籙道場爲急矣約問曰佛家功德甚有



海真經卷之五  
十一  
福利何得不言妻曰佛門功德不從上帝所命不得  
天符指揮只似世間人情請託囑致而已神鬼無所  
遵真得力極遲雖云來世他生亦恐難得其効約聞  
之乃備法物置黃籙道場三日三夜其兒女復爲母  
氏於紫極宮別修一壇亦三日三夜齋時妻於壇前  
設位奉香觀聽法事既畢謂約曰此官二十九箇月  
卽當除替授金吾小將軍但勤心奉公濟恤貧弱矜  
憫孤獨踈薄財貨重人性命哀矜刑獄崇奉大道清  
靜身心勿食珍鮮勿衣華美卽爲上矣勿以久貧而

貪財帛人生各有定分勉之思之此去授一職任足  
以自安無以眷屬爲念也長子後宰昌明亦在道鄉  
中子一尉不足榮顯小子當令人道以奉香火十年  
之內四海多事善自保焉言訖不復影響約更焚香  
虔請竟無言矣後三子及約官任皆如其所言

盧賁修黃籙道場驗

盧賁者邠州三水人也晉永和二年爲道州司法參  
軍性強毒凡推詰刑獄鞭笞捶楚人不勝酷歾者甚  
衆忽一日廳前地裂有二鬼昇一大鑊置於庭中發



火煎之水已沸湧數人上廳摘責投入鑊中煎煮楚痛叫喚半日餘乃擎出於地上諸鬼乃去醒後渾身猶如火色官吏共見如此半年每日受苦無方救拔羅浮山道士孟知微因遊州境責延請到家告以斯苦知微曰此乃枉害良善魂告於天乃受斯報急修黃籙道場得天符放救冤魂生天此罪方免遂請道士修黃籙道場三日禮謝至第三日夢三十餘人有鬼吏引之謂責曰國之刑律自有常科訊獄詳刑哀矜而勿喜賞宜從重所以示恩也罰宜從輕所以示

仁也憂人之情惜人之命常兢兢而慎之豈可肆汝心胷法外加罰苦毒播楚害及於人非罪而歿者其魂告天幽冥不能制鬼神不能拒上帝有命許其雪冤所以汝受其苦今黃籙懺謝救彼冤魂魂既生天冤卽解矣此三十餘人各執蓮花乘雲氣從道場之側翩翩上天自此鑊湯永息責遂捨官入峨嵋山修道矣

樊令言修北帝道場誅狐魅驗

樊令言者汴州人也莊在外縣因晚歸莊僕從行遲



其馬駿疾不覺獨行三二十里道傍見一少女悲泣  
駐馬問之睹其妖豔遲回不去遂與此女同入道側  
數里之間到其居處屋宇宏麗侍從繁奢如公郡之  
家矣是夕女之母約與令言爲婚留連飲宴親賓皆  
集不覺已三日矣懇欲還莊母亦令從者車檐侍女  
數人使其女隨往莊所嬾婉歡樂彌日移時令言日  
以瘦削因而成疾未及牀枕體弱氣衰唯荒誕是務  
不接賓友惡見於人時多恚怒心神恍惚偶自莊還  
家數里下馬頻頻憩息於店中遇一道士自言是終

南圭舉社大明熟耘令言謂之曰子之邪氣貫心妖  
疾已作百脉奔散五臟虛勞若不救理歿亡無日矣  
吾之山童善於雜術子可遽還與此童偕往可密室  
之中作北帝道場今夕當有其効勿爲驚惶如此卽  
性命可全形骸可保矣令言異其說奉其教素亦貯  
疑徑與此童還莊中掃灑密室備香火案几其婦望  
而怒之曰信邪妄之言行非正之事禍由自投非我  
本所知也洎晚有十餘人將鷹犬弋獵之具從空中  
而下徑入堂內殺其婦及女僕凡七八人旣歿皆化



爲狐矣令言驚懼投密室中不見童子但留朱字一行曰太上命北帝鷹犬軍誅樊令言家害人狐魅之鬼如符命自此令言所疾日痊心力日益神氣充溢年八十猶如少童則天時爲東臺御史

鮮于甫爲解寃修黃籙道場驗

鮮于甫者鄧州南陽人也屬隋朝喪亂年三十七膽勇多計率莊戶一百餘人初卽自衛鄉里尋乃攻劫近封汝郢荆襄之間大爲劫奪殺害戶口侵掠行人至武德初甫忽患雙手痛疹如被燒煮三日一爛疾

狀異常萬藥干醫了不能救捨數百千錢作諸功德亦無所應乃入京尋醫至藍田與道士同店止宿因話所疾道士曰此寃橫殺人業報使然也急詣宮觀修黃籙道場可以濟拔耳遂還家置黃籙道場三日三夜手不復痛平復如常有十餘人或朱或紫或官或庶去壇百餘步於東北隅髣髴而現使人致謝於甫甫往見之欣然款晤曰君惜以無辜殺我實抱沉寃上訴於天乞報其酷皇天降命得以相讎君忽值神仙示以至道依玄經聖典開黃籙道場奏表九天



垂恩大宥非止我等之身君之九祖亦同得生天矣  
齋功重大聖力顯明所有冤對自此永解十華真人  
奉太上命下校善功但當修福勿復念惡也南捨錢  
三千餘貫廣修宮觀補葺尊像施及貧病救厄濟危  
於鄧州修觀立碑具紀靈驗之事

寶德玄爲天符專追求奏章免驗

都水使者寶德玄貞觀中奉詔於淮浙名山檢括真  
經於汴河上逢一使者脚痛途步甚爲艱難欲託船  
後謂從者曰某遠道行役脚疾忽甚官程有限又難

駐留欲寄船後聊歇三五十里不知可否從者白於  
德玄德玄亦以窓中窺見深有哀憫之心因令船後  
安泊日給茶飯直過淮口將息已較欲辭德玄出船  
方問其行止曰某太山使者非世間人也奉天符往  
揚州追竇都水耳聞之急驚請天符一看如人間符  
牒不敢開之因問曰某都水使者寶德玄也既是專  
追何須待到揚州耶使者曰某不識其人但據文字  
行耳所到之處下天符之後當處土地同共追收未  
到之間固不合妄洩於天機也既君是都水與牒中



事同數日存卹之恩理須奉報欲免此難可徑詣揚州王遠知仙伯拜章求請某卽未下天符待上章了必有勅命爾此外不可禳之也德玄至揚州主客參迎纔畢便詣王仙伯具述性命之急懇乞拜章仙伯曰某退迹自修不營章表既有冥數之急敢不奉爲也乃與自寫章拜之是夕使者復來白章已達矣太上有勅更延三十年位爲左相其後年壽官秩皆如其言矣

馬敬宣爲妻修黃籙道場驗

馬敬宣者懷州武陟人也開元六年春授司農寺丞移家入京妻亡有二男一女亦皆幼小後妻姓謝前室兒女多被抑挫衣食不足鞭楚異常敬宣皆不得知因夜作煎餅前室女方七歲飢甚竊而食之謝氏候敬宣不在以熱火筋刺其手掌不經旬日女乃致歿數日謝亦無疾而卒心上微暖三日却活敬宣問其所見之事曰汝前妻訴我爲火筋之事冥司罰我生受爛足之報今乃雙足痛苦不可堪忍敬宣遂看之足已爛矣膿血橫流痛楚極甚敬宣初不知火筋



刺女手之事及是聞之甚加痛恨謝之所病三年求  
死不得醫藥彌甚廣作功德亦無濟益敬宣於永穆  
觀燒香女冠杜子霞頗有高行因以此事問之子霞  
曰解冤釋結除宿報之災唯黃籙道場可以懺拔冤  
魂生天疾病自損過此不知也遂於景龍觀修黃籙  
齋七日七夜謝夢前妻及亾女曰以功德故捨汝大  
冤天符下臨不得久住今則受福於天堂去矣足疾  
遂愈敬宣夫婦常修齋戒歸心妙門矣

秦萬受斗尺欺人罪修黃籙齋驗

秦萬者廬州巢縣人也家富開米麩綵帛之肆常用  
長尺大斗以買短尺小斗以賣雖良友勸之終不改  
悔元和四年五月身死冥司考責了罰爲大蛇身長  
丈餘無目在山林中被諸小蟲日夜嚼食痛疼苦楚  
無休歇時託夢與其子具說此苦云汝明日於南山  
二十里林間看我與少水喫廣造功德其子夢覺語  
之一家悲歎坐以待旦及明徑至城南林中果見大  
蛇無目被衆蟲嚼食鱗甲血流異常腥穢一家見之  
號泣以水於盆飲之飲水欣喜舉身蟠屈若有所告



其子廣求救護歷問於人紫極宮道士霍太清曰可  
修黃籙道場三日懺悔必可濟拔其子卽於宮中修  
齋三日三夜至第二日見一大蛇在道場中香案之  
下與林中蛇大小無異忽復不見是夜妻夢見萬著  
白衣坐紫雲中謂其妻曰深媿修此道場已蒙天符  
釋放前罪併盡今便生天上更可捨三千貫錢大修  
道門功德以救貧病自此子孫不得輕秤小斗短尺  
狹度欺於平人受無眼衆毒之報此事顯然如影隨  
形爾非黃籙大齋懺拔上達天宮太上有勅天符放  
赦此罪萬劫不可卒除吾有金裝割爪刀子留以爲  
驗夢覺果得此刀乃是棺中隨殮之物信知生天非  
謬齋畢却往林中不復見大蛇矣乃施刀子入紫極  
宮大修宮宇立碑標載其事

杜鵬舉父母修南斗延生醮驗

京兆杜鵬舉相國鴻漸之兄也其父年長無子歷禱  
神祇乃生鵬舉二三歲間終年多疾十歲猶尪劣怯  
懦父母常以爲憂太白山道士過其家說陰陽休咎  
之事因以鵬舉甲子問之道士曰此子年壽不過十



八歲父母大驚曰年長無子唯此一兒將以紹續祭祀如其不永杜氏之鬼神將有若敖之餒乎相眎灑涕請其禳護之法道士曰我有司命延生之術但勤而行之三年之外不獨保此一兒更當有與門族居大位者父母拜而請之因授以醮南斗延生之訣使五月五日依法祈醮然後每日所食別設一分若待賓客雖常饌亦可設之如是一年當有嘉應父母懃奉無闕致醮之夕有物如流星墜席中一年之外忽有青衣吏二人過憩其門留連與語吏曰主人每日

常饌亦設位致響何所求也具以前事白之吏曰司命知君竭誠明年復當有一子此之二子皆保眉壽其名有一邊著鳥向下懸鉞者當居重任必爲相國所食自此無煩致享明年果有此子兄弟俱充盛無疾自是兄名鵬舉終安州都督弟名鴻漸爲國相西川節度使並壽逾九十終身無疾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二十一

夫自長尺身... 洞余自出無... 其令本一... 命狀長... 常驗亦... 洞余自出無... 其令本一... 命狀長... 常驗亦...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二十二

棠十三

宋 張君房輯

明 張 萱訂

道教靈驗記

衢州東華觀監齋隱常住驗

衢州東華觀物產殷贍財用豐美主持綱領多恣隱欺有監齋一人其過尤重不知禍福不信神明或聞罪福報應謂之虛誕常曰道士用常住物如子孫用父母物耳何罪之有以此故教誨所不及矣辯於飾



非給於應對人有文過者率引之以爲語端如俗中之說徐六侯白耳旣歿數年一旦道侶三五人縱步園林遊春肆目坐石藉草之際觀中牛十餘頭飲斝於坐側一人偶曰某監齋常能排斥罪善不信報對量其積過莫在群牛中否衆方言笑一牛直詣衆前驅之不去試以某監齋呼之跪而雨淚每呼名必隨應焉道侶愍之爲拜章修齋謝過遷拔二日夜寓夢致謝言宿過已赦徑得往生矣三夕而牛斃

婺州開元觀蒙刺史復常住驗

婺州開元却倚小坡刑勢高爽元置之地四面通街其後居人所侵基地漸狹大殿之後便逼居人私舍亦有州司勢要占地造宅道士明知其事未嘗敢言主觀道士夢天上官吏三五十人自空而下集於殿前卽喚此道士問觀地疆界答云某後生晚長自主觀來祇據見在而已據老人所言此觀元置爲御容四面通街以防水火今去街極遠盡隔人家官人點頭曰實然又見一人云是地司所說亦同有朱衣吏一人進曰此事不煩躬親指說但處分刺史溫璋卽



時忽見令人往傳處分言訖昇空而去明日刺史忽入觀行脚登尊殿上顧望問道流此觀形勢布置不合隘窄如此何得側近便有戶人居住道流逡巡未敢祇對温郎中曰固應難說卽令懸榜發遣居人四面以官街爲界併還常住所侵占地者據侵住年月限一月日內陪納租地錢隨間數徵地租約數百千充版築垣墻修飾屋宇六十餘日觀復舊制温夜夢青童降曰汝有政理常住之功賜節鎮三任若瀆貨殺人得其一矣亦如其言

杭州餘杭上清觀道流隱欺常住驗

杭州餘杭上清觀田畝沃壤常住豐實主持道流每減尅隱欺以私於已雖教門鈐轄官中舉明必廣費金帛以請託於局吏賄貨旣行多覆藏其罪掩蔽其惡由是州吏縣曹相知罔冒積弊久矣殿宇摧殘香燈寢絕遊客經過略無投足之所有識者爲之寒心嫉惡者有爲之扼腕固有日矣會昌中人家併產兒女五六輩皆形骸不具瘠龍髻髻數歲有白尊師自金華山至駐留旬日住持道流因話其事尊師促令



召之既至愍然曰汝何得作此重業犯負大道致茲  
考責邪謂觀中諸道流曰此奴婢輩皆是此觀前輩  
道流隱欺常住恣爲罪業不唯祇受此報方欲更履  
諸苦未有解免之期卽次第呼其昔日姓名一一問  
之數輩亦以曉悟先身之罪啼號嗚咽悶絕於地尊  
師令其家各備香油爲之焚香懺謝求乞赦宥常住  
亦爲辦齋食供養如是三日尊師冥心靜定經宿方  
起曰太上有明科常住法物供養三寶傳於無窮之  
世固不可輒有隱盜侵欺之者罪及七世生受荼毒

必履諸苦或爲賤人畜類以償昔債雖三元八節天  
地肆赦此罪不在可赦之例吾以愍物之故適爲冒  
禁上千天府此輩已得止此一報卽生身得於善處  
矣三旬之後相次有應此後主持者當明爲鑒戒勿  
履此轍也月餘瘖瞽聾者相續而歿惟瘖者足稍能  
履十餘年後平復如常白尊師言此奴罪名稍輕卽  
當赦免此奴免之日諸輩皆釋其幽牢也果如其言  
以此奴平復能行爲冥中赦宥之期爾

李賞斫龍州牛心山古觀松栢驗



龍州牛心山古觀卽大唐遠祖隴西李龍遷梁武陵  
王蕭紀理益州使遷築城於此所居旣沒葬於山側  
鄉里立祠號李古人廟武德中改爲觀其後武氏篡  
國潛欲革命勅鑿斷山脈其崗斷處水色變赤其腥  
如血天寶末明皇幸蜀駕入劔門有老人蘇坦迎駕  
奏曰龍州牛心山國之祖墓因李古人名遂爲州名  
古老相傳皆有靈應陛下今日蒙塵之禍乃則天掘  
鑿所致請御衣一襲藏於山脈斷處修築復舊山必  
有聲如此則克復兩京回鑾有日矣明皇異其言卽

命內使齋御衣國信祭山修築刺史蘇邈准詔以近  
山四鄉百姓放明年租稅併功修填還使如舊山果  
有聲如牛响焉明年誅祿山復宮闕至德二年十月  
二十八日詔曰江油舊壤境帶靈山自狩巴梁屢昭  
感應眷茲郡邑合有增崇可昇龍州爲都督府賜號  
應靈郡長慶四年中使張士謙王元宥刺史蔚遲銳  
修之寶曆元年三月內使閻文清又齋詔祈醮僖宗  
朝宗子李特立復以前事上奏請修觀及廟置金籙  
道場乃授特立龍州錄事參軍與內使高品王彥忠



就山修飾委東川節度使楊師立選高法道士  
常等開黃籙道場醮山祈福山亦有牛响之聲明年  
誅黃巢復京邑靈應復如初中和三年詔昇江油爲  
望縣其後東川修造將李賞嘗過山觀見貞松古栢  
皆可材用因修立解署苟圖其功不奉使司指揮徑  
往望林採伐山臨江滸便於運載所斫材木輶運未  
半日夜常有神人詬責之賞歷歷聞所詬之聲莫知  
襮謝之路旣而以賊賄爲衆所怒今相國瑯琊  
公斬之於都市

蜀州新津縣平蓋化被盜毀伐驗

蜀州新津縣平蓋化卽第十六化也神仙崔孝通得  
道之所真像存焉化有玉人長一丈見則天下太平  
殿左有玉女泉水深三四尺飲之餘疾化之上當山  
之半有搏木樹徑六七尺居人常聞其下有考楚號  
叫之聲莫知所以大順元年丁未山下居人何六者  
性本凶悍不懼罪福因值干戈化中無道流棲止乃  
毀拆屋宇採伐林木爲樵薪以貨之固有日矣一旦  
詣山前僧舍中求水漿以救其渴乏僧素與相識聞



龍州牛心山古觀卽大唐遠祖隴西李龍遷梁武陵  
王蕭紀理益州使遷築城於此所居旣沒葬於山側  
鄉里立祠號李古人廟武德中改爲觀其後武氏篡  
國潛欲革命勅鑿斷山脉其崗斷處水色變赤其腥  
如血天寶末明皇幸蜀駕入劔門有老人蘇坦迎駕  
奏曰龍州牛心山國之祖墓因李古人名遂爲州名  
古老相傳皆有靈應陛下今日蒙塵之禍乃則天掘  
鑿所致請御衣一襲藏於山脉斷處修築復舊山必  
有聲如此則克復兩京回  
日矣明皇異其言卽

命內使齋御衣國信祭山修築刺史蘇邈准詔以近  
山四鄉百姓放明年租稅併功修填還使如舊山果  
有聲如牛响焉明年誅祿山復宮闕至德二年十月  
二十八日詔曰江油舊壤境帶靈山自狩巴梁屢昭  
感應眷茲郡邑合有增崇可昇龍州爲都督府賜號  
應靈郡長慶四年中使張士謙王元宥刺史蔚遲銳  
修之寶曆元年三月內使閻文清又齋詔祈醮僖宗  
朝宗子李特立復以前事上奏請修觀及廟置金籙  
道場乃授特立龍州錄事參軍與內使高品王彥忠



清真宮聖蹟考卷之三  
就山修飾委東川節度使楊師立選高法道士袁道  
常等開黃籙道場醮山祈福山亦有牛响之聲明年  
誅黃巢復京邑靈應復如初中和三年詔昇江油爲  
望縣其後東川修造將李賞嘗過山觀見貞松古栢  
皆可材用因修立廨署苟圖其功不奉使司指揮徑  
往望林採伐山臨江澣便於運載所斫材木輶運未  
半日夜常有神人詬責之賞歷歷聞所詬之聲莫知  
襍謝之路旣而以賊賄發露爲衆所怒今相國瑯琊  
公斬之於都市

蜀州新津縣平蓋化被盜毀伐驗

蜀州新津縣平蓋化卽第十六化也神仙崔孝通得  
道之所真像存焉化有玉人長一丈見則天下太平  
殿左有玉女泉水深三四尺飲之餘疾化之上當山  
之半有搏木樹徑六七尺居人常聞其下有考楚號  
叫之聲莫知所以大順元年丁未山下居人何六者  
性本凶悍不懼罪福因值干戈化中無道流棲止乃  
毀拆屋宇採伐林木爲樵薪以貨之固有日矣一旦  
詣山前僧舍中求水漿以救其渴乏僧素與相識聞



其聲哀切出門眎之見其仰面反手如被拘縛喉口  
喘急流涕於口聞其所疾答曰我爲毀平蓋化屋宇  
斫伐樹木今有黃衣使者追捉繫縛將往榑木樹下  
地獄中考問去渴乏旣甚乞少水相救耳以水與之  
良久徑去死於榑木之下鄉里共所知焉又有人取  
水泉側古跡雕塑二玉女以爲竒玩傳於人間旣無  
玉女之像泉畔小舍亦被人毀拆近化居人見擒取  
盜玉女人生魂入化中其人遂風癩焉

嘉州開元觀門扉爲馬棧驗

嘉州開元觀在層岡之上下眺城邑俯眎江山二水  
縈迴衆峯環抱頗爲郡中之勝舊有高閣臨崖崇樓  
切漢制度宏巧遠近稱之久曠茸修樓已摧壞官收  
其材用之餘者爲馬廐焉有古制門扉堅朽不蠹亦  
置於木棧之旁旣而夜夜有光炯然前墜以其爲怪  
棄而不用及遷於紫極宮玄元殿內有小赤蛇蟠綴  
門櫺之上累日不去雖衆人聚觀以物驅斥宛然猶  
在涉旬之外不知所之爾

成都景雲觀三將軍堂柱礎驗



成都景雲觀舊在新北市內節度使崔公安潛置新  
市遷於大西門之北觀有三將軍堂此頗靈應既毀  
撤之後唯柱礎一枚穿掘不得置手足於其上熱愈  
於火逡巡應心側近居人有犯觸者立有祥應至今  
猶存

成都卜肆支機石驗

成都卜肆支機石卽海客攜來自天河所得織女令  
問嚴君平者也君平卜肆卽今成都小西門之北福  
感寺南嚴真觀是也有嚴君通仙井圖經謂之嚴仙

井及支機石存焉太尉燉煌公好奇尚異多得古物  
命工人鑄取支機一片欲爲器用以表奇異工人鑄  
刻之際忽若風簷墜於石側如此者三公知其靈物  
不復敢取至今所刻之迹在焉復令人穿掘其下則  
風雷震驚咫尺昏暄遂不敢犯

成都玉局化洞門石室驗

成都玉局化洞門石室昔老君降現之時玉座局脚  
從地而湧老君昇座傳道旣去之後座隱地中陷而  
成穴遂爲深洞與青城第五洞天相連天師以爲玉



局上應鬼宿不宜開穴通氣將不利分野乃刻石以  
閉之因爲石室高六七尺廣一步中鏤玄元之像焉  
節度使長史章仇兼瓊開元中徧修觀宇崇顯靈迹  
欲開洞門使人究其深淺發石室之際晴景雷震大  
風拔木因不敢犯

漢州金堂縣三元觀轍迹驗

漢州金堂縣大廳前有雙轍迹與三元觀殿前相連  
入昌利江際而絕無窪陷之狀與平地一般但隱隱  
然土色稍異晝時眎之其跡似黑夜眎之其色似白月

中看之亦帶黑色屈曲行勢遠近相合雨霽卽先乾  
雪卽先消此最爲異綿歷歲年雖鋤斲踐蹂其迹常  
在頃因離亂主兵者斬人於其廳前微汗其迹所汗  
之處微不相續爾青城山天倉峯側地中亦有此迹  
陷地四五寸闊一尺雖年歲更移其迹依舊縉雲仙  
都山温州仙巖山皆有轍迹或輾石上或在平地與  
此轍迹靈應無異矣

玉局化九海神龍驗

玉局化九海神龍會稽山處士孫立畫也乾符庚子



清真宮事類卷之七  
年九月庚辰辰時下筆巳時已畢蟠拏蹴縮者七十  
三尺壁廣一丈八尺許噴雲鼓波頗爲奇狀燕國公  
劉景宣因夢神龍降於玉局遂畫其像穎川王陳公  
敬瑄濬井於其前遠近居人時有禱祈者率言有應  
一旦川境亢旱有一徒步者恃酒卧於龍前并欄之  
上慢罵曰天旱如此用汝何爲以大石擊盡龍之脚  
其痕尚在旣還家足疾忽甚痛不可忍使人焚香告  
謝竟不能解於是數日而殂

清城絕頂上清宮天池驗六時水  
驗附

清城絕頂上清宮有天池焉距宮之下東南十步深  
三尺廣亦如之水常深尺許滯雨不加積旱不減每  
春游山致齋者多則一二百人少或三五十人飲用  
其水亦無涸竭經夏霖霖無人汲水水亦不溢或人  
所汗穢立致竭焉頃因遊禮有府中徒步一人隨余  
登山令以椀汲水誤投足於其間頃刻卽涸數月經  
雨竟亦無水余宿於上清宮焚香祈謝一夕復舊矣  
昔黃帝命甯君爲五嶽丈人嶽神一月再朝虛中灑  
水以代刻漏陽時則颯然而下陰時卽無晝夜凡六



時灑水故號六時水焉其所出處在天倉巨巖之前  
宗玄觀之南二師壇側其下有明皇御容碑水所落  
處側石爲六角池闊三四尺以貯之焉上無泉源亦  
無流注應時懸降勢若暴雨人或炷香執鑪祝而引  
之自東自西隨香而灑可移數步之內乾符己亥年  
觀未興修水常如舊忽有飛赴寺僧竊據明皇眞碑  
舍中擬侵占靈境創爲佛院其水遂絕半歲餘僧爲  
飛石所驚蛇虺所擾奔出山外縣令崔正規秋醮入  
山聞鄉閭所說芟筵其下焚香以請水乃復降至今

不絕

葛瓚化丁東水驗

葛瓚化周回巖巒左右嵌穴地靈境秀迥絕諸山故  
有二十四峯八十一洞焉觀下有硤泉深在谷底汲  
之非便此宮之西過崖磴十五步巨石之下有丁東  
水出於崖腹滴入窪石竅中積雨不加久旱不竭人  
或汚之立致枯涸中和年刺史安金山准詔投龍郡  
縣參從者三百餘人忽有汚觸其水者頃刻乃竭安  
公與道流頗爲憂懼夜至泉所拜手焚香叩祈良久



涓涓而滴雖從騎之衆食之充足每年三月三日蠶  
祭之辰衆逾萬人宿止山內飲食之外水常有餘

金堂縣昌利化玄元觀九井驗

金堂縣昌利化玄元觀南院玄元殿前有九井焉平  
陸之上纔深一二尺或方或圓大者五六尺小者二  
三尺相去各數步泉脉相通而水色皆異其味甘香  
若醴泉之屬也無水旱增減之變常涵岸不溢蜀王  
討東川之年岐隴之師赴援乘銳深入來屆金堂江  
側江水泛漲雷雨異常遂不克濟師驚而遁時以盛

暑探騎十餘人入昌利化見井而喜繫馬解衣將赴  
泉以浴忽大井中有馬絆蛇騰湧而出首如白虎大  
若車軸噓氣噴毒勢欲噬人騎卒見之奔迸而去又  
每歲二月三日蠶幣之辰遠近之人祈乞嗣息必於  
井中探得石者爲男瓦礫爲女古今之所効驗焉

仙都山陰君洞驗

道場  
驗附

仙都山陰君將欲昇天謂門人劉玄遠曰此山孤峙  
勢若龍蟠其首東向必當吐雲送我言訖有五色雲  
從地湧出乘雲昇天出雲之處呀成洞穴水旱祈禱



立有感通大曆九年七月十五日邑人宇文萬年女  
人阿件等一十五人以元節之辰奉香花於洞門禮  
拜忽見洞中波濤湧溢出一金手一玉手其大如扇  
良久乃隱水波亦不復見長慶元年江陵人傳緇聞  
洞中雷吼之聲咸通初道士王芳芝聞洞中聲如郡  
鳥飛異香紛郁徧於山頂鄉人常占於歲鶴翔必致  
於年豐鹿鳴必致於歲歉不棲凡鳥每有二鳥廣明  
辛丑歲刺史陳伉修葺道場有祥云天樂之應甘露  
泫於叢林寵詔褒美中和甲辰年賜紫大德曹用言

准詔齋醮有卿雲瑞雪之祥時既畢黃籙道場未撤  
門纂有神人見曰靈山齋醮必命神祇主張某即近  
廟之神差衛壇靖齋功既畢門纂未移某不敢輒還  
本廟道衆聞其言睹其異遽坼門纂其神見形媿謝  
而去茲山靈應今古昭彰傳於衆多非可備述

### 嘉州東觀尹真人石函驗

嘉州東十餘里有東觀在群山中石壁四擁殿有石  
函長三尺其上镌鳥獸花卉文理纖妙鄰於鬼工絨  
鑲極固泯然無毫縷之隙相傳云是尹喜真人石函



也真人昇天之時以石函付門弟子約之曰此函中有符籙慎不可開犯之必有大禍郡人遠近咸所敬之大曆中清河崔公爲太守惟剛果自恃聞有真人石函笑謂官屬曰辛坦平之詐見矣卽詣觀眎函使破其鎖道士白曰真人有遺教啟吾函者必有大禍幸君侯無犯仙官之約崔怒曰尹喜歿且千年安得獨有函在促命破鎖而堅不可動卽以巨索繫函鼻以數牛拽之鞭驅半日石函乃開但有符籙數十軸黃素爲幅丹書其文炳然如新矣崔觀畢謂道士曰

吾向者謂函中有奇寶故開而閱之今但符籙而已於是令緘鎖如舊崔旣歸郡是夜暴卒三日而蘇官吏將佐臣謁且賀崔謂其衆曰吾甚大愚未嘗知神仙之事無何開闢尹真人石函果有紫衣冥吏直至寢門曰我冥吏也奉命召君君不可拒拒則禍益大矣始聞甚懼不覺隨吏俱去出郡城五十餘里至一官署其冥官卽故相呂公謹也謂吾曰子無何開尹真人石函乎今奉上帝命削君之祿壽果如何哉卽召吏案吾名籍吏曰崔公有官五任有壽十五年今



奉上帝命削五任官削十三年壽獨有二年在矣於是聽崔還生崔與呂公友善泣告呂公曰某之罪固不可逃上帝之責固非三赦所及矣過自己招甘心受責知復何言然故人何以爲救乎公曰折壽削官不可逃矣吾爲足下致二年假職優其祿廩用副吾子之託耳崔拜謝卽爲吏所導還郡廨中見其身卧于榻妻子環而哭之使者命崔俯眎其尸魂神翕然相合卽蘇焉問其家已三日矣本郡以白廉使崔卽治裝盡室之成都具以事告節制崔寧署攝副使月給俸錢二十萬果二年而卒矣

九疑山女仙魯妙典石盆鐵臼驗

九疑山魯妙典仙女得道之所妙典居山修道自山門漸遷就高深岑寂之地每居作一麓牀蹤跡皆在妙典初居山北無爲觀中去何侯宅舜壇三二里後居第一麓牀已在山上去舜壇五里其居所有古鏡一面闊三尺次作第二麓牀又直北上山三十里中有石盆可廣三尺長四尺自有神水雨不加溢旱不減耗飲之不竭又有鐵臼重二百五十斤延唐縣令



王翽令人強取藥曰行未及縣王翽家舉二十餘口  
兩三日中相次俱歿藥曰今在潭州麓山寺中寺中  
有犯者輒病極有靈驗

真宗皇帝御製天童護命妙經序

夫妙本難窮至真善應可道而非常道無爲而靡不  
爲是以瓊簡瑤函爰敷寶訓雲章鳳篆咸演秘文標  
示明科形容造化所以宣揚博利欲助洪鈞爲善教  
之痊蹄道合靈之耳目朕獲膺元命茂育群黎冀廣  
真詮潛資庶品以天童護命經者

太清密語金闕真符素有前徵播於別錄其或洗心  
誠誦結念奉持固可却厲蠲邪臻和致壽類義圖之  
立象幽贊神明同夏鼎之除祲不逢魍魅愈凶災於  
六極集戩穀於百祥因模寫以頒行乃標題而叙列  
所期寰海共樂生成云耳

太上天童經靈驗錄

益州西門內石笋街百姓李萬壽者年五十餘景福  
元年壬子歲三月中值亂城門盡閉家道罄竭親屬  
二十餘口悉皆淪沒萬壽一身窮悴其月城開之後



遂往漢州投託親知行至新都縣覺日色猶早乃更  
前去殆至昏黑無處止息遙見西山之下隔橋似有  
人居茅齋四向園林森聳萬壽至門扣扉良久一女  
子出年纔及笄忽見萬壽甚驚問曰君是何人因何  
至此萬壽曰欲往漢州至此抵夜願寄一宿希不艱  
阻女子曰君宜速去此不可住萬壽再三懇告乃曰  
緣妾夫婿非人也萬壽堅問其故乃曰妾夫卽行病  
鬼王也啖食生人莫知其數妾卽新都縣藍淀行內  
王萬回家女也偶然被攝至此無由歸得萬壽曰

某

至此山路險惡去亦从住亦从願得一處藏匿必可  
免難當爲娘子通報本家令知在此女子良久欣然  
遂引萬壽入大甕中以物蒙之萬壽旣喜又懼不敢  
喘息但志心密誦太上天童護命經四更以來忽聞  
大風拔樹走石飛砂俄見鞍馬鏗訇旗隊震耀入於  
堂內須臾而風止俄又聞軒睡之聲雷吼達於屋外  
夜未曉女子潛至甕間語萬壽曰我王與群鬼睡矣  
然王問妾云適來忽見宅四面金剛力士遍滿空中  
紫雲之內白鶴仙童羅列前後吾遂急歸復遇一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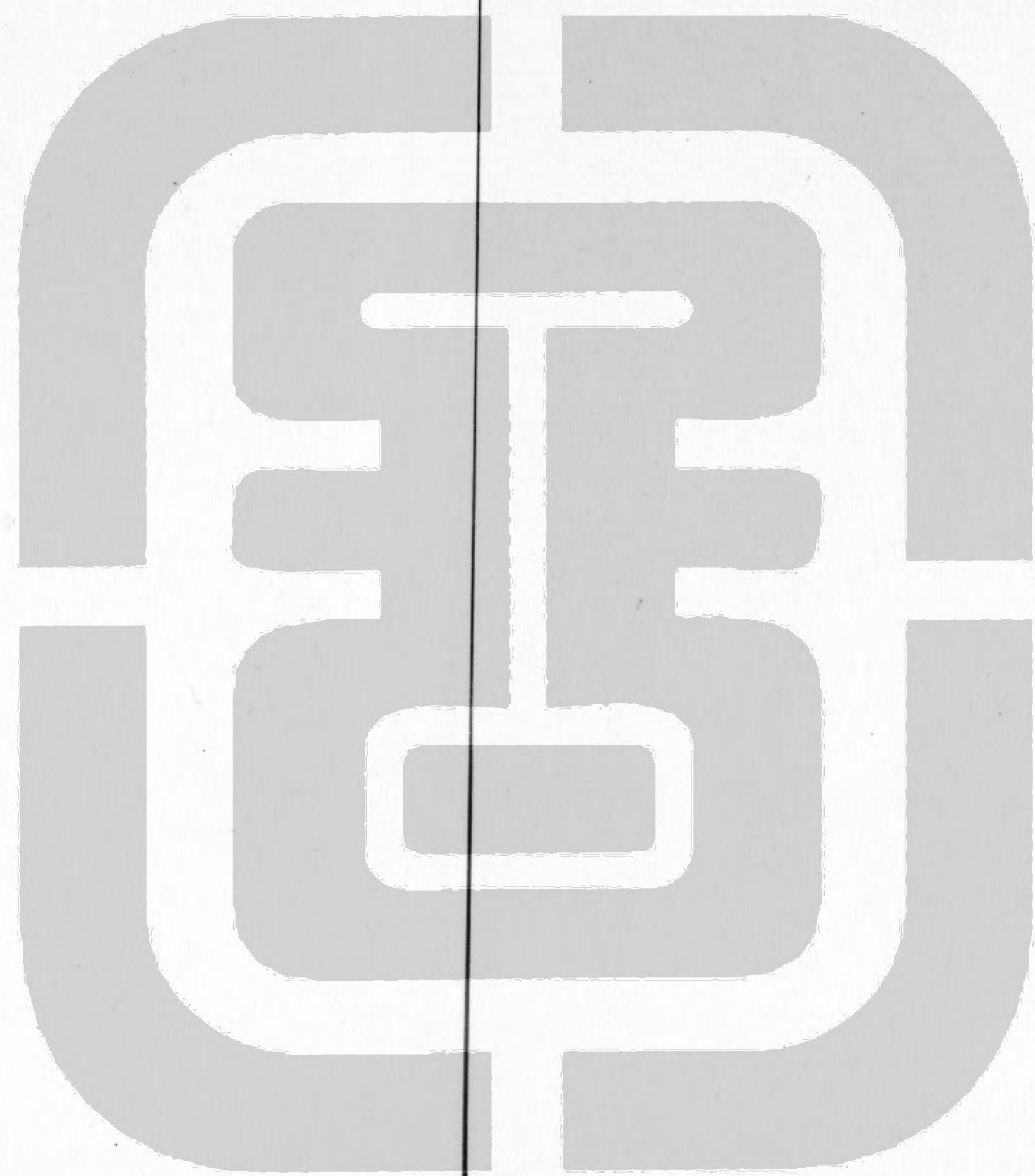
翁四目部領兵使三十餘萬逐吾至大鐵圍山吾奔  
迸窟避直候兵散崎嶇至此今大困乏豈是有術人  
至此否妾但答云此無人也君必有秘術邪爲妾言  
之萬壽曰某無所能適但至心密誦天童護命經耳  
女子曰君試誦之我願聞也萬壽遂密密歷誦經一  
遍女子稽首跪聽移時讚歎乃曰豈非此經靈驗否  
言訖復入室內忽寂然無物但有空房四向尋覓絕  
無影響但聞香風颯颯覺在土穴中仰見天色皎然  
遂奔至壙所驚告萬壽同尋香氣而出天色漸曉方

知身在大古墓中相顧悚懼萬壽遂引女子至新都  
縣尋其本家父母聚族悲喜問其事由遠近人民傳  
說驚歎以錢十萬莊一所贈萬壽卽於嚴真觀入道  
其女子之父王萬回卽於萬壽處傳受天童經於玉  
皇觀中入道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二十二









程